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廷慶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廷慶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廷慶

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漢領兵入衛都王楷至門欲入
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尊者懼而退灌竟行
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
滑州方平南奔漢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
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乙入見不許而令韓琦西陽背
城拒戰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琦宿衛
與奔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勳至閭
門宜贊令人從父戰前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
年中子薛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承事
宣使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
均父公均皆進士第公均崇寧初通判濠州以議三舍
法不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第又
中詞學兼茂選為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
除提舉進學事使發命下乃得河東而為淮東者戚
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略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
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問而賢
之留為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為右司員外郎王黼
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
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
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為哉
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踰牆從獨留熙靖四年都水丞
失職移過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為園子司業執
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
又惡之出知杭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孫山雖
定宜謹謹思慮屬戶之戒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為此
兩微彼柔土綢繆屬戶者誰敢侮之願陛下為無疆
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勛事能德宮改議閣待
制提舉禮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
人以為吳敏功殊不知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
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肅宗上畏天戒故為之吾
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
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博之終
無生意故入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
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勛同贈
端明殿學士

然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
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至真定遣使李裕
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略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
和好乃成欽宗亦從之且命王及為潯往未行而事勢
至變金人所欲雲亦還潯言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詔集百官議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應為所留雲雲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
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為之副雲雲奉使
過磁相勸兩郡微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
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
應神祠雲在後民避道諫曰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
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真發賊也王出廟行或
發雲可得為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民益信其為發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
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炎初
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告蔡京罪蔡京諫海島欲京復其官從神師中戰死
譚世勛字志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
學盛行世勛雖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
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
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世勛獨
坐直廬繼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隣居數致師成願
交意謝不答在第六年不還京罷用久次為司員外
郎又三年遷吏部郎京復相嫌不附已罷提點太平宮外
之復還吏部侍郎京引思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某例
世勛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
監擢中書舍人以諫命令惜名器廣言路賜予正上
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為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
知蔡州未行復留之徽宗即位東幸且遣使與李熙靖
副執政奉迎遂同主贊龍德宮講辦正宣仁廟史之謗
進欽聖遺旨以復理華太享神祖仍用富弼食糧糶
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出東方大
以應天四夷將喪之兆世勛而奏垂垂可畏當修德
臣等謂此不宜或說說進給事中兼贊讀初亦甚微小惡
詔以贖論世勛說其不恭因言重賞讀初亦甚微小惡
不懲將馴至大患疏人同類制日何樂建議分外郡為
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願決世勛言製天下以付四人而
三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桌不樂
改邵部侍郎金騎駁駁南下世勛言守邊為上策今邊
不得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准東南兵
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泰元以所部
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
敢逼孫傳深然之又格於桌議再車駕至金師俄以
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登聽張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廷慶

邦昌僭國令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以
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復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
薦為勅令制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賢其人為
宰相言相以未嘗謀在我者而已卒在謁歷軍器簿
必以人言而失吾謀在者而已卒在謁歷軍器簿
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為錢三百萬以得散旨意追
取其急執禮一聞知其妄欲白之長武疑不敢乃獨列
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善善堂翊善選
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樵以前執政赴闕
宿留冀復故職執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郎卒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不逞為發詔悉令還揚散占不遺內侍張佑董真太廟
求賞皆發奏非行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其第秀示園池效妾之盛有婦色執禮曰公為宰相當
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殆規未息豈敢舞
宴樂時時退及戒之以詩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顯諷閣待制知新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
撰時賦監額額額亦苦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軾一
邑而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撥二十萬滌
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翰林學士道除吏部
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與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
有司凡六宮慶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
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單墜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
審謂責與錢夫人而杖黃門墜悟其失復取之執禮親
征而請太上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
守金人質天子遷金帛以數百萬計曰和議已定但
所需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賀程振安
扶皆主根案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
藝極雖錮鐵亦不能給益以軍法結罪備置其求而宦
者狹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
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管管呼四人責
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帛
何有哉願比屋榜空亡以塞命耳會問官長何在振恐
執禮獲罪遂前曰皆官長也曾益怒奪其副胡舜陟
胡唐老姚燁明王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俄遣
還將及門呼下馬撻殺之而莫其時靖康二年二月
也是日天字畫冥士庶皆謂憤憤歎歎歎歎歎歎歎
與宗室子弟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門夜持金帥
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迪其謀故不
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梅執禮 程振 劉廷慶

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
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淡治徽
宗因及行宮上遂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
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行宮亦
豈能無不至者皇帝意者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
竊竊之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
宜指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諫
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
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
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因細故
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袋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
來皆善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明皇帝躬
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
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其道太上皇帝幸就進迎
奉太上儀注朕兩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
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固而已自
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之治綱聞而推之其意有不可
勝言者朕兩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固而多疑南
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
願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
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史
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
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意曰乃者
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數十萬忠憤所激
謀同不足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禍不自安朕深
諒卿不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
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選親衛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
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
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
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尚仲沮止之綱奏邊患
方棘調度不給宜稍預官蓋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
遠郡刺史未以待動臣今皆以威恩恩澤得之空吏轉
官止於正耶崇崇開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舊制
執政稱其奏通衛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
司奏稱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離之會守禦
頃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宣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
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神師中戰
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
東北宣撫使綱言書生實不知兵在開城中不得已
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
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
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進行
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鄙人無辭耳公
堅臥不起議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邪二

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表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
以區區環索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
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懷外患可以掃除小
人在朝盡書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
外患者不難也臣聞書表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
以進上優詔言之宜書表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
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遲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
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
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
骸骨解樞密之任上起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
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
邊過鄆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
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
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及既辭言唐恪疏山曰茲任
之不己後必謀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
師出登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登望拜諸陵復
百年以至陛下下適丁艱難之秋願內侵中國勢弱此
誠陛下當慮也願屬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
二推行之選君子選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
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
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
勢甚危林高馬肥敵必深入人宗社安危未可知使防
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
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罷之今河北河
東日告危急未有任一人一騎以助其未南集之兵又皆
散遣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
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書事專專違宜撫
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謂不專之弊時方議
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唐恪許翰
罷同知樞密院而進山陝趙鼎李回等吳敏復謫置
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可罷乃命仲
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國尋除觀
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官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
師費財落職罷亳州明道宮黃授保靜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再請寧江金兵再至上摺和議之非除綱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
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
為金人所擄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
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
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
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赴關中承顏頤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
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為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
朕之立恐非金人所喜故語蹇而退故猶遣人封其
章示綱觀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
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曰其容因事大金人之道
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廢其計中外金人未道
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
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固不足以副
陛下委任之意臣追察成命且臣在道頗岐嘗封示論
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愚意但知有趙
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
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為出范
宗尹知魏州顏岐與綱相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
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
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
顛持危國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
陛下再加職權付以宰柄願區區足以仰副圖任責
成之意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寡與望察管仲
告魯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忠舉慮雖
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用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
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
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
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
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
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日議巡幸謂居處不可
一到京師見宗廟以視大舉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
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
次之皆當有可預為之備三日議赦令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為赦法如赦
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
法四日議借道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
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日議偽
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
於其庭者不可勝數皆請宗平賊汗偽命廢士氣怯情
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戰氣七日議守謂敵情狡
兇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
廷每九日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
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日議修德謂上始膺天
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
綱議于朝惟借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
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謂聖即
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
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宗之義以感動其心敵入未必
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假然正位號

處宮崇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
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
借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
斷之夫都城之入德邦昌謂其不待征而得且免重科
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未征而得且免重科
若天下之憤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城之公
也春秋之法入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
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
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
眾降光武而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
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
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借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
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
夫之節時執政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黃潛善等議之
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頗喜問曰卿昨在開城中知其
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位號人
所共知既以自歸陛下下裁處綱言邦昌僭位號人
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劊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
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
昌歸潭州吳昇及偽僑而下皆還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
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
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內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
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
昌事內侍輩皆泣涕謂今日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
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靖請康復遠甚然而可
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頓首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
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
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財
寬民力改善法省冗官誠號令以威人心信賞罰以作
士氣俾師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
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
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
河東蓋河北河東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
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
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
者其心甚堅皆推家懷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
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兵兵以
援其危急恐極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
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
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
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

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性絕其從敵之心又
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
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為監
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
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
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得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
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
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使
制遣使皇子生故事當肆放綱奏陛下登極曠野之恩
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帥天下無事夫兩路為
朝廷堅守而敵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
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糧甲高文官犯霜露難
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思恤不及後有急難
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
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
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岩之兵應招無經制二司募
者甚眾有許高許沅者以防河而過滿嶺南至南康謀
變守卒幾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沅受任防河寇未至
而過分進劫掠甚於盜賊綱廷不能正法而一守卒
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
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為然命轉一官
開封守備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
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推敵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
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
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
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
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
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便令按牌以
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明改更
遺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
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
制須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鐵艦募水軍及詢
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
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議大夫宋齊
愈聞而笑之謂康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
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
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費用
千萬籍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福自此始
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
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一聖遠孝悌之至而堯舜
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
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
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

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雲為二聖
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
心協力相與扶持以救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
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
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
淵聖勤於政事省覽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
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
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
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
勉上以明知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
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當中以襄陽次
之建康為陛下下之心不能行上策稍當且適襄陽不
忘故都以為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關
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為語論兩京以還都
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
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
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
間以據內地盜賊亦將繼起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關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
武之所興有高山水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
兵西陽關險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發粟南通
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駐
蹕乃還津都策無出於此者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
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
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
汪伯彥賈諤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謂
洵成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
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
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還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招撫
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也奏京撫
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留京師
益謙何以知其擾河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
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俾亮即日渡河亮
乃置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
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
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知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
伯彥議而後行亮二人之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
而罷經制司召亮二人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
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意而亮竟以再
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
帥為急豈非小事臣昨議還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
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下為安便哉綱一去中

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
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
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
矣如議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節思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
書王時雍問於吳升莫憐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
雍未以為然適遇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
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
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再上其鄉人
齊愈齊愈不承獄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也遷嶺
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論綱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
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
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
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言潛善
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
者東數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罷落職居
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
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踐蹂關輔而中
原盜賊起矣

廷因得以選定安集今為齊魯之而來勢不待慮必謀
割據茲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張碩或退避則無以
為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眾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
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
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
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
時韓忠憲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俊統
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開改戰守備措
置投機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繼敵
未報為可憤勿以為恥以為諸將屢捷為可賀則以軍政
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為諸將屢捷為可賀則以軍政
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賀則中興之
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
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退戰以俟非非制
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先武先
保河內故能降赤眉劉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
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
財用調度之煩兵力料取之困而不大修守備痛自料
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
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
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在蜀連年出師以圖中
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
東取武關關既平關復望蜀此者以天下為度不如
是不足以立一區宇哉定禍亂祖宗境上豈可坐視
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
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
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
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淮南荆襄以
為東南屏蔽大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疆兵巨
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眾字
支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以
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
大將擁兵於江南官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
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獨今當於淮之
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師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
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
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
議攻戰之利分責諸將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
斷以為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
一勝之間庶幾可謂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
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駭彈之所然後能制服中
外以圖事也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
博六朝東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以
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鑿與未復舊
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守臣治城池修宮闕

宋史卷三百五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八
李綱下

立官府勸督使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養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塗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懾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子以爲賞復加撫卹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攻伐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固不固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幸愒而未練困用假而無餘儲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幾乎無聞則羣臣謀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兼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率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在閉閣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受君而進擊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垂前日之謙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擊其效孰可觀矣然欲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疲於奔命與之臣必勇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薛王信陳韓孫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難揚平澤潞下河東背躬御戎略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在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葉自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園積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積穀帛帛帛則則禦寇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解復遣使豈不以豐隆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借僑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誠傷國體金人造置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

不貲使往來坐索士氣而又不邀我必必不可從之事制我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從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謂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者吾害者甚大以此古之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爲臣國家所仰以爲捍敵者在藩方所資以攻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盡其分則非明當謂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人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宣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與輿輿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選能擇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庸中之才亦足以治有爲之業非得此特在陛下得庸中之才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劄在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離間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掩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勞遠涉深遠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在任則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之材之數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則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非明朝廷實謂當功罪而人心服矣夫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何私私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黨黨傾側是非政事大壞朝政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論議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政必須嚴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罪惡莫得得以中害善良者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

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敢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借使未誅仇敵未報尚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相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籍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惟夫其留意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夫其時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也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與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縮而欲實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協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除孽孽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宣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成者亦至故主人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與民之誠比年以來災或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下學反覆以我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足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敝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此逆鱗哉今臣無懼後之敢言然展盡忠盡忠之極也惟陛下下救其無禮重而取其奉率之忠疏表上爲賜賜畢除江西安撫置大使兼知洪州行在奏事畢除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謂軍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全人爲善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而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齊兵於淮肥之上軍獨進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驕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相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致以修政事信實謂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職事幸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准西鄙境以全軍歸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竊見張浚強說相言者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

黃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擊於滎陽成東原高祖屢敗不逞尺寸之地既劉濞兵弱糧乏而後遂其退避亡曹操軍紹引而歸遠遼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板將之故望風怯退自屈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駟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固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州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點吏發從而附之虎踞鳴張雖欲如前日汝爲還報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有說今願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據爲此擾擾棄前功挽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全圖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而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受帶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視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自去年春兩宮回問既遣使以迎梓宮亟在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其所以閉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生後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意求大異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其號令三也必求歲幣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觀或使移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朝土于權時之易易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後禍以爲權時之宜聽其極一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弱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固不可况上宇之廣猶乎天下臣民之心誠未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聖弗慮弗圖遂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

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洞拔界以帥權昔漢文帝聞李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帥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蠶蠶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奏不欲重遣遂允其請六年五月十八日問上為軫軫遣使賜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八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離身或不用山必問李綱趨避安否其為道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詩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幸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策宜撫刑廣記制置江右錄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專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擁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斥以用舍為語嗚呼赤子之慕其母慈猶嗷嗷焉挽其裳而從之謂非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宋史卷三百六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九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晏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家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事考官惡直其末中調大名府副都知府卿帥鄭延徽澤與邑令視河堤檄至澤道表長子奉檄進行惠卿問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趙鼎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僱仆于道中使督之澤曰汝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授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序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湖州趙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言中書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街以問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石率取積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

謀夾攻契丹澤澤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敢能梅退還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吾手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軍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皆棄枵然澤至繕城壁浚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邪詔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破之兵常有萬萬人上嘉之除河朔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其定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河兵澤澤兵歸其後遣數千騎直取磁州城澤澤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金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因渡斷敵歸路眾不從遂自將兵趨渡過北兵追秦光弼張德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擄其軍破三十餘營時康王聞久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入王謂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職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詐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人援何當偽為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林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洵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貨澤得效死澤命澤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澶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軍直前與戰敵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澤澤下令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軍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軍則敢復出矣澤其軍金人夜至使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其軍不意遣兵過大河營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敵敵謂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勸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借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名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澤澤復書于王曰人豈豈有服膺袍袂紅蓋

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收元肆殺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且言邦昌為敵或吞秦之望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則正而遠矣邪納諂諂而拒諛使尚恭恭而抑驕修禮愛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為因累累累進王即位帝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涕泗綱奇之上欲留澤澤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遂讓割地之東西又讓割地之蒲解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進王至金人即位四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播放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賊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愚法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殺復舊都非澤不可等從知開封府時敵騎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橫行人情惴惴望澤者既至首捕誅貪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萬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與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北使掠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福禍澤上疏言開封物價昂貴請漸漸平糶士農悉備巡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澤下平糶京師士農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除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便偽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現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延設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敵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買勇愚敵所懼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然則以為有金人假使偽楚邦昌欺南仲董乞斬之破其發而陛下下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恥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使者附澤書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

績卓然過人今之精神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備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不為慮不備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募之兵又據形勢立壁壘二十四所於城外汾河為連珠若連珠河東河北山水崇崇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澤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陳不報義即岳飛犯法將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汴澤以五百騎馳投使立功罪飛大敗金人又遣水澤以五百騎馳投使立功罪河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何意願吉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當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今違陛下之非惟一臂之非難且非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堯叟較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幸然不敢不以章聖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末渡河謀攻汴京請將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行趨滑劉連趨鄭以敵勢弗戒請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散勢河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汴京密運都人震恐僞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行等在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關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知私自逃是無王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今反為有人持書誘我何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殺從貨之劉行還金人須入滑部將張挾請往抹澤還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挾為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搗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

澤陽揭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揭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陽揭喪歸其家以宜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勸王澤陽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勸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勸王者之罪乃一時錯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若乃不知其幾者處節義之夫自斃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道首為金將往來河上澤陽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成位顯效死澤陽固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百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賊不列悉引兵去澤陽疏陳南幸臣為陛下保護京城天下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無所依載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首首渡河暫撤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峯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中之與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破郢史氏師之今聞有言於僕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編黨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眾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待側眾兵露刃麾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禮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翁翁澤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從還聞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國之不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下之親所以教人孝謀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討逆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脩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故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潘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髮然曰吾以二帝業塵積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望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罷都人號號遺去猶贊上還京附觀又殿學士通議大夫馮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勝臣子乃安若美食始澤招集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秦保自謂澤河越復可指日莫有志弗就識者恨之予穎居茂秦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為十五人請以穎繼又任會朝廷已命杜克勤守乃以穎為判官克復澤所為願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琴城下者復去之為益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四歲而孤母吳氏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尹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大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為之官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衛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兩路求開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國之謀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為罷安石配享禮而京之將旋逐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瑄殺韓忠武之將而世忠亦率部向奪建康府府廢鼎言德瑄在外專殺無忌而不治孰不可為命鼎與德瑄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與德瑄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謀遠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遊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玠進軍宜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劄蕪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管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亦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重湖而下瞰江浙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欲取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

二 十五 史 宋 史 列傳

詔鼎復為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授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為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仰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乞去辛金宗除節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用兵後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眾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克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鼎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發糧徐備不以為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上劉光世屯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為壽宿遷令來歸俯欲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非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參政通知由是為鼎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用陝西撫臣陳師之可也時吳玠為宜撫副使鼎奏言玠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修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項襄凌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沒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孺山帶河之勢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致致物議以被窺逐今臣無幾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奏諫有留行者會邊報至至鼎每用兵大僕射中書門下卿章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守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統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撥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風報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世忠忠亦謂人曰趙丞相與鼎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為止不行未幾發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俊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

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選諸淮進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頃國來攻眾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眾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賊不效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幸諸張浚曰趙鼎真心相天不負以中與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通歸尤當博采舊章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改職備禦措置緩急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張俊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仲為朝奉大夫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益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脩未及行朱勝非為相上諭之曰神宗嘗宗兩朝史事史增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京經下之手議論多不任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之旨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脫分路入寇時張俊屯昭陽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岳州岳州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逃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保守何以立功今賊已渡江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浚軍至藕塘與現賊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告鼎鼎曰上曰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脫投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頤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頤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頤離間遂兩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處置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歸安暨浚還之浚勝敵河南金人不內浚乎軍政請言擒獲因耳然得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都統制鄧瑛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瑛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今

第九四九頁

開明書店鑄版 5431

高原吳亦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木復合兵至玠及其弟辨復擊大破之兀木僅以身免亟勢其須髯歸始結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撻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誓不能取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木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沒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沒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樞密為大將軍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欲觀勝西北遺民歸附日眾故關陝雖失而玠封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以玠安將軍而端者建中嘗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玠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沒初起用端中生廢管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有言沒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沒金將撤萬易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賊及虜漢谷死者以數千計沒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秦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致沒沒沒赴行在四年初辛卯知潭州沒在陝以徵發兵柄不遣漢秦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沒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沒既去國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沒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沒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沒前誣除樞密院事沒既受命即赴江上視師時兀木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沒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沒勇氣十倍沒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慮沒下王愈詰兀木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既嶺南何得乃在此張樞密在下書示之兀木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沒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沒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憂為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梓邑四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將四驛呼而往至潭賊眾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沒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倍增中原乃自中興之助付卿乎沒遂奏遣岳飛之宜高宗遣使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飛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趨歸勞問之日卿是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沒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檣懲逆之罪命韓

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據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沒渡江備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沒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遂發沒先往江上謀報劉豫與子狃狃金人入攻沒奏金人不致恐畏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邊不一沒光世皆張大敵勢沒謂賊以逆犯順不助賊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屯涇州劉麟通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還保江沒奏岳飛渡江東無淮水則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陽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涇州光世舍涇州而南淮西洶動沒聞疾馳至采石令其眾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稅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祝麟皆被擄通高宗手書嘉獎召沒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師臨安沒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驚然從沒計謀出知紹興府沒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務具郡守監司皆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劾賢良方正周天何如故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同安使何辭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鞠鞠頭哀不自勝沒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歎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沒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沒又請命諸大將軍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沒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愛勞百姓臣之至愚德薄任用臣每感愆自期誓殲讎讎十年之間親養固然爰反妻妾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昔天不弔禍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制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踐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之賜罷黜上詔沒起視事沒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沒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之每奏對必言驕恥之大復再三上未嘗不咨咨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沒賜將召往命沒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沒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德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攝兵為嫌乞置帥乃以王德用都統制帥軍中取鄆疆兵之沒奏其不當現亦與德有宿怨別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錡社不行營瓊等碎首而死沒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沒曰近與其

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沒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及鄭瑄叛去復遣間持蝶書遺瓊金人果疑瓊等之臺諫詎沒落職以蝶書少監分司西京示永州九年以救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沒五上疏爭之十年金盟盟復取河南京秦願因權制變則大熱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十二年除檢校少傅簽書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檢校少傅簽書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許其將回故沒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預陛下沒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督奏檜大怒令臺諫論沒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沒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沒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禪沒每使至必問沒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拾龍圖位沒為正論以書己令臺諫有所彈劾論及沒反謂沒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羽謂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國沒張常先使江西張源大逆會槍死乃免二十五年分下大理令自誣與沒謀大逆會槍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沒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檢所邊備湯池又聞金亮莫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養為嫌且奏論之會星變直言沒謂金人數年間勢決舉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湯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求沈該乃侯高湯思退等見之謂敵無難笑沒為狂臺諫湯陽舉奏哲論沒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沒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沒親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沒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沒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沒曰吾君父之急知直前乘輿所而己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沒乘小舟徑進遇水陽開亮死餘眾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沒往檣之一軍見沒以為從天而下沒至建康即牒通判建州昂辨行宮儀物請乘輿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沒迎道左衛士見沒無不以手加額時沒起廢復用風來應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沒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金兵十萬團海州沒命鎮江都統張子

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衡步莫如弩弩莫如軍命敵專制騎治軍孝宗即位召沒入見沒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沒從答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就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不當人心自歸敵離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准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欲城瓜州石沒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意敵守之氣不若先城瓜州及浩奏知政事沒所規沒浩必赴行在沒陳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漢進舟山東以為吳璘璣後孝宗見沒等問沒動靜飲食頗悅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播弄金人以十萬眾屯河南聲言現兩淮移文索海州鄆州商州及歲幣沒言北敵詐詐不當為之動以大兵屯昭濠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將金將蕭察徒移及知泗州大周仁屯紅縣都督蕭琦屯靈璧樞密移城將為南攻計沒欲及其未發攻之會王宰殿前上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捕二邑之策沒出以聞召召沒赴行在命宏淵兩城乃進賊出沒出以聞召召沒泗州趨虹縣而沒自往臨之顯忠至靈璧賊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徙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日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捷沒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紀石烈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謀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沒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譏沒之非孝宗復賜沒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沒豫前日舉事之初陳敏守泗州城方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縣兩城為大勢修濠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壽春大防兩淮守備孝宗復召試奏事沒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馳驅擊射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曰朕待卿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帝眷遇沒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道使來必令視沒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復復都督之號以農隙沒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不和與擊不然以農隙沒忠義強而弱則求在和與擊不然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素稱黨也急於求和遂遣仲賢持書報金沒言仲賢小人妄多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能大淵副之沒爭不能得未幾召沒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通書官胡昉楊由義

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遣使還
人罷和議拜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劾訪等至宿衛人械禁
追脅之助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曰日和議之不
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
還思退問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
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孫山東准北忠義之士
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壽宮所招淮
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為泗州凡要
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置增置
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也重兵于河南
為虛聲脅和有利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徵兵歸淮
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家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
契丹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眾且以機諭契
丹約為應援金人蓋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
為不可恃令尹禧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
不實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鼎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
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煥言浚忠勤
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辭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學
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禮部尚書仍從其請
地求和之議浚後去猶上疏論尹禧劾必誤國事且
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尚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
去國猶日望上心感德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
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
何心哉聞者然行次除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
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
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視朝始大保
後加贈太師諡忠獻浚功有大志及為熙熙官偏行
邊壘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
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日起自疏遠
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
北行皇族係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
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慨如錢鏐在時一隅易於
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趙鼎執政多所引擺從臣朝
列皆一時之望入號小元祐所薦廣允文汪應辰王十
朋劉珙等為各臣拔吳玠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
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
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遠於易有易
解及雜說十卷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
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杖杓似自傳

上之州杓察知其枉殺去莫不怪之木幾果獲真盜改
知衢州兄杖長無壯子請嗣以管葬事主官五局親遠
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
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
姻黨閉閣約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強禦遷兩浙轉運判
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通欠四
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盜聚應付畫
分地以醫捕魚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校庭後給使侍以
恣橫囚繫捕魚戶之徒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兩郊禮成
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節
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貶二秩杓再疏
乞罷移知鎮江等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
面對言事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董山陵事召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
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尹內侍毛
伯益言西湖奏地為亭外成有殺其僕者獄具實錄宜
論求免杓杓執奏論如律孝宗親視杓以彈墨伏謁道
左孝宗命杓執奏論如律孝宗親視杓以彈墨伏謁道
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進
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後復命還襄陽宗嗣位歸正
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殺均州副都統馮津問道
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擒斬其首者二
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
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
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賦米十五升錢六十其
後議臣請罷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錢民重為困杓
悉奏罷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罷杓
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疑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
治辦稱兩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子忠純忠恕自
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
一眾志撫凶逆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
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進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
亂其才識固非有非倫儒之所敢望及其攘卻敵敵陷
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謂志遠人何其用舍為進退
天下占其首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羣言
沸騰屢屢奮躍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
何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後復亮國之心
為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亮亮然亮亮
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被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孤之茲所以為不
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
不能逆睹也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考證
張浚傳此苗劉刺客也。臣 詳按何氏備史張魏公
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道刺韓忠獻事
復遺問持蠟書遺魏公。臣 詳按齊東野語張魏公遺
蠟書鄭瑄之語亦是遺遺問問岳武穆孫州平事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
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
忠部將楊德威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
言南京為蔡州與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
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初勝
非惡敗故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
非惡敗故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
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
免四夷交侵之患國與夷殊好百年有餘年一旦乘
其亂弱遂交金人為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
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
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
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為陝西置使乘師誤
國封還貼黃蓋遂罷罷官衛府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
從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
尚書右丞時宰執論補多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皆
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改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
文武臣皆選調章惇子援及侍官高科並為州縣職
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待選帥授待制安期猶有才幹勞
馮子芳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勞
有學問至蔡州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
人余深子輔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
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高從竹馬之遊已遊荷囊之列
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幸留勝
非經理未幾命為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選五官會王淵
將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怒橫諸
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手斬苗傅甫馬柔吉王世
偁謀謀謀密宦官謀反正彥手斬苗傅甫馬柔吉王世
偁謀謀謀密宦官謀反正彥手斬苗傅甫馬柔吉王世
偁謀謀謀密宦官謀反正彥手斬苗傅甫馬柔吉王世
偁謀謀謀密宦官謀反正彥手斬苗傅甫馬柔吉王世

號磨聖官勝非因請降敵以安傳等又奏母后垂簾須
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
僚獨對而引傳從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
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藉矣王鈞甫見勝非勝
非問前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
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報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
日無一不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
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言與多奇士徒虛語耳人言
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燕江禍首
及君矣孟早為朝廷協力手鈞甫唯唯王世偁來見勝
非論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
從官豈難得乎世偁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偁為
工部侍郎傳正彥乞改年號及移建康勝非以白太
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
世偁曰已從若請矣傳等欲挾上幸徽猷閣勝非論之
曰今當勝非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傳
等許勝非曰二凶無能進者為也諸將將至傳等懼
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無進者使是問自及正耳不
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
學士李綱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
百官詣府聖宮親披上車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偁為
參議勝非曰世偁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
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倘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
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
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
臣向被召軍放錢穀悉付浚此單浚實王之御史中丞
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觀文殿
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
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
鎮太緩降賊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
薦勝非讀又薦都督江州判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
侍御史張璠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
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教令格式一百八
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書宗廟議書非之以為國家
期於恢復不常厥廢勝非胡安國和議遂自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偁罷參政勝非胡安國和議遂自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偁罷參政勝非胡安國和議遂自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偁罷參政勝非胡安國和議遂自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偁罷參政勝非胡安國和議遂自上營宗廟于

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退告上曰
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
此語可為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

始邦昌借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

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馬所部吏而不及杓
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賊聚張頌益賊尉復盜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奉寧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

方被鞏固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
自相屠戮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劉秉義程來援賊急
攻朝門櫺櫺木為浮梁以濟須臾軍備城則砲具立
石射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擊不能傳取極
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率赤心隊直
搗其背賊退遂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
賊遁去初城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
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賊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軍
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後師至矣
嘗真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
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獻閣待制知
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明黨
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慮莫肯以持扶頹為已任駐
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
甸咫尺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端端焉日為乘
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
江浙劉規祖述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克陳司雍諸州未
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
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遷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
浙為根本之地使遂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
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
石頭曰白曰采曰大信其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
對境其餘皆蕪湖之場或礮岸水勢濶悍難施舟楫莫
若預於諸險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警傍近鄉
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命人深入
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
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邊境之門是誘之遺
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陳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
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輕營節不擾而辦奏
蠲減二浙積負及凡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咸方
以管軍屬節制其權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昔為盜
某為守分當相重今俱為臣子當共勉力忠義以為前
事為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為
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僅因
斯時顯用一二會黨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
降推吏部尚書大將軍世清本苗傳餘黨久屯宣城擅
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准西招撫使
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關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
稟成算等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
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除濠州和無為宣撫使時
太平宰相陸德因守其據城叛光多設方畧盡擒其黨
秦檜既罷官願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與不合言者
指光為檮黨落職奉祠尋復實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
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

與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
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
業乞還臺榭察實以開粟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為
楊么相繼而起朝廷發大兵討之殺數過當今諸路早
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納納責諸路監
司按貪賊賊流流竄議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
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諸路若干錢行若干交子
此議者欲朝廷欺下使陛下不覺欺百姓也若
已格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
其工部鑄到交子務刻印印未致給除端明殿學士
守台州仍改交子劉光世張俊連以萬里遠來利於
布置必有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在萬里遠來利於
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日彼食盡則勝算
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權吏部尚書
除戶部參知政事時奏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
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
息遂用之同郡楊燁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點
虜姦計舉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
計既而檜欲徵淮南守備等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
野心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檜以親黨前節年
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檜前下耳曰盜與國權懷義誤國
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與國權懷義誤國
不可不察檜大怒曰光去高宗曰卿昨面此秦檜
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奇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
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宰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
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夙侯高
論光陰險懷望資資建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
年後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
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
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餘八十筆力精健又
三年始以如恩復左朝奉大夫任居仕至江州而卒
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孟傳字文投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
恩累官至太府丞尋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
計已決不取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
閣致仕卒年八十有警漢詩二十卷文集三十卷宏辭
類彙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志十卷博學多聞
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松老洪州義邑人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
年召為給事中為書抵時相謂百姓因弊起為盜賊天
下有危亡之憂願罷罷中之師修邊保民與休息高
履入貢詞不與運大役得坐罷朝謂人孫惟時相怒
於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
攻京師甫退翰造開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

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
疏力爭之神師道罷為中丞一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
殺有謀山西士人信服而用李信兵府於楚漢宜
老難用翰曰泰始皇老老王霸而用李信兵府於楚漢宜
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
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全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劍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
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連擊
之上不能用揮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
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
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
成孫彥舟等聚眾數十萬皆以動用為此得張所
為帥所為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是得罪李
綱為相乃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眾渡河號
召諸路為與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軍不宜南幸
宜還京師且謂潛善等潛善等諸罷澤論極論以為不
可李綱罷論言綱忠義發捨之無以佐中與今罷綱
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謂潛所
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數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
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
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
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朝五位政府徒以輔佐潛善輩
經術正直不撓歷學士三朝政府徒以輔佐潛善輩
薰蕕異味橫道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
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
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
事景衡言尚書省此閣長官而向知樞密院亦久闕雖
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
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選選忠賢以補政府
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
伐景衡論其貪婪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詔平江江浙
郡縣殘破而食鹽比較之法故景衡奏鹽之法當
以食之寡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牛耗民
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得乎奏上詔
極論和買和糶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玠夫以私
書執贖子道毀鹽法之實因從子塔特異爾離尊以
違離尊以道毀鹽法之實因從子塔特異爾離尊以
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論德遷中書

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保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在乎都之遷不遷又係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等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黃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為所經略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入獨一張所可用又以任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為招撫官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為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之賜五品服遣行命直龍圖王圭為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謙附黃潛善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謀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益賊乎今京東西蓋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觀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責黃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家僕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統制直龍圖閣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本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本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古權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造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綬錢穀獄連及士大夫甚眾不奏免孝壽京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本請增城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除給事中時章貫權益張與黃經臣皆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為姦指制例曰今此國家安危之木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恬寵弄權誇銜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愛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眾國家之禍有不可逆願嘆哀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不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永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曰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變色曰直臣聖日貫等相率前懇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

歸自嶺外居于鄞與本相好遣其子正業從學後正業告京罪執詣關雖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未取證不答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贊者罪遂坐理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輔新得政未日安能出輔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輔聞而銜之永兄乘時為壽春府教授未待兄官召過童貫預兵道府下謁不得入愧之不受貫怒歸而潛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取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大夫諡文介永汝不苟合久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蕪城字仲遠涇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為愚其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畧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者不隸臺察察元豐官制楊戢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制欽又疏孟昌齡徐錡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劾罷制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歸宜和末召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講學初表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貶賈得罪太上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亟令宣諭趙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涸涸扶之必以任人為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災荒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論許景衡之論議劉切張慙之善理財張所之智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偶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譏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難非人力所為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將獻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不引秘蓋言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諡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 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韓世忠 子彥直

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毀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韓赤籍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高平領世忠率精銳馳解去俄復出問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戰敵少却願一騎士銳其問俘者曰監軍射馬兀哪也躍馬斬之敵眾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童貫事疑有所增備止補一資眾弗平從劉廷慶築天降山若為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遇敵佛口若又斬敵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賊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張兵四將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世忠擊賊賊以兵二千伏北關賊敗退伏發眾謀亂世忠追擊賊賊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賊首者授兩鎮節制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賊深據崖屋為三窟諸將將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徑挺身仗仗直前渡險數里擄其穴格殺數十人禽獸以出辛與宗領兵截山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遠圖直其事轉承節部三年歲後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在見劉廷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長澤范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死指世忠從容令諸將別奔賊世忠躍馬薄敵逆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笑二統旗者因奮擊等夾攻之舟卒敗謀敵大亂追斬其寨時山東河北盜賊蠢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滑州全人屢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進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將路劫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承節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官還朝使李綱大斬之天校李復敗眾以亂高平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攘大敵世忠將所部進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寨自築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死死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賊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迨至宿遷賊向萬人方離子女稚牛縱酒世忠單騎夜追其營呼曰大軍至矣承東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其功名賊駭懼請命脫進半酒世忠下馬解鞍飲之盡於是眾悉降賊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

正任軍州團練使屯澤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守趨遂取奔金人至問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奮圍去弗弗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道後有白全國來者始知大會是日被創死故康王不能支遷嘉州世忠領所部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惴惴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會師率眾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為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都知楊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州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途順眾悉聽命李民眾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謀即斬彥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彥事定校京西等路提擬內外盜賊全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營營不克反為所敗會了進失期陳思恭先遣世忠被失如棘力戰得免還許州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道由是與世忠行隙以復詠召世忠還校節度副總管加平定左將軍屯揚州山東兵拒敵擊戰世忠不敵引歸蘇州之軍潰于沐陽關門官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驛張俊辛宗請在湖南世忠曰淮浙當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違者思亂軍湖圍糧之還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為守軍常分兵為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間常如錢鼎即經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俊等在平江謀討亂却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不自持世忠得書大驚舉酒神曰嘗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見淺日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後有不測已遺馬驢廿淡曰投鼠忌器事不可不急急恐有不利也世忠驢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緡互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遣雲梯治器械等始懼初傅正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卒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編制除世忠及張俊為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所質防守嚴密未勝弗給傅曰自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近世忠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秀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苗翊馬柔言負

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格圍遣將迎戰飛不陣而敵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堽至北藏嶺

連徐慶自邵道王貴白樹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迫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

方士無一人死焉者極表平授武安軍承旨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賊馬友邦通劉忠李通李

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

時度吉盜連兵寇掠南廣惠英部南雄南安建昌汀郡武諸郡帝乃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眾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皆退保固石洞高峻環水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

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下騎兵圍之賊呼可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虞驚之故密旨令飛屠度城飛誅諸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由故人

威其德繪像祠之徐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

承宣使江西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李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吳皆隸焉飛齊都統

成拔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鄂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公亦與偶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

趨兩浙與之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論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城下偽將京起魏萬人敵乘城

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起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兵利險阻

騎兵乘勝驅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驟擊十萬無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我騎指牛阜

曰爾以騎兵擊我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

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鄆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願糧足仰過江北勦戮敵兵時

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與矣進兵鄆州成與金將劉合李董若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李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鄆城飛引兵一

鼓拔之擒高仲復鄂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

解制置使委重臣經畫劉襄不許趙鼎魏良弼李郭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乃隨鄂岳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

廣江浙亦復安乞以隨鄂岳鄂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按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盧州帝手札

命飛解圍提兵趨德陽齊已驛甲騎五千通城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盧州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私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觀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

招捕楊公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敵無無生理由不在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動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

止黃佐與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晏令軍以此無功飛鞭

士安使何賊見三日賊不平斬攻之飛宣言岳太守兵二十萬至擊賊賊走會召安復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

急伏四擊賊賊走會召安復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後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日可

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

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

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院降賊賊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

湖中兩日欽設金端說夜說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歸何來也汝之復令入湖是汝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乞負

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大行山忠義社稷與後自餘

人慕飛義率眾來歸飛入觀而李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而陳若虛為京西南路提

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

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母憂降制起復復扶輿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起赴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

節制河北路首道王貴等攻魏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命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岩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權九月劉豫遣子麟

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昭泰飛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己得退保張浚謂飛

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不足在命飛東下飛曰破曹成平楊公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

疾至是甚聞即日啓行未至驛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

敵兵已去准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鄂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宛唐州飛遣王貴董先

等攻破之焚其營寨圖以取中原不許飛言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不受介而馳則甲甚疾日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被鞍甲

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

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不安踰踰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始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鈍之

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瑄瑄兵隸飛詔論德瑄等

聽飛馳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飲茶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格人因得休兵觀擊臣欲陛下五日路板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江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沿滑澠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

德瑄兵隸飛詔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社以督府參謀論

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浚曰張宜撫如何飛曰

暴而寡謀瓊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敢取此軍浚然曰浚固知非浚不可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固知浚以得兵為念耶即日草乞解兵柄衣履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

墓制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副使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歸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

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皆調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功必可必奏錢鼎傑在海門

井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幾生和聖意所向人用人命未報而都境

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期於破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不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不惡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合寇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恃書竟不至何背我耶飛黃

緩死詔飛乃作蠅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不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不兀不大驚馳白其主遂廢飛去宜乘廢豫之際捨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言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庶社稷之秋召赴行在命諸善善堂見皇太子飛

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其業其在是乎金人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惜相臣謀國

不戴忠恐後世譏槍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敵飛表謝萬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疆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備士謀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

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徵諸諸陵飛請以輕騎從酒瑯瑯欲觀豫以代謀又奏金人無事請

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各以地歸我實奇之也楨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鈞告急金飛馳援飛遣張憲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拱毫之方一以委卿馳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阜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

西京汝鄭穎昌原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與渡河科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鈞西援郭浩自以

其軍長驅以關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固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

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師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

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

者自歸歸以銘名聞召選除帶御器械尋為江東路副

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鎮鎮南凡六年

總管六年權提舉衛軍帝駐平江解濟王彥兩軍

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銘者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

交副使命命銘兼將之銘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

太尉復帥制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

前護副軍印赤八字軍也於是銘始能成軍冠從二將

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錫過大

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成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說神

塞之斥資費以於其姓江為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

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

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將無在者乃以銘為江淮浙西

充東京副留守制軍馬所部八軍軍機三萬七千人

制置使節制路軍馬八月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旌

將發益嚴司三千人皆攜其孳將駐于汴家額賜曰

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輿裝

自臨安奔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

截糧而來銘使善善者擊沉其舟銘自楚州退軍召伯

坐帳銘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印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

鎮全人攻瓜州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

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將將佐各奔陸

退軍瓜州金人高景山攻揚州銘遣員琦赴于阜角

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

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

問計銘曰城中石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

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師師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

銘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輪車相去尚

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

遠遺騎趨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全騎已入陣騎與

之南留兵屯瓜州銘病解兵補留其姓以千五百

誠欲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曰金

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權以八千人固守詔錫專防江

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進老小順流還江南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以克敵引射却之時

銘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

知福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錫病劇以李

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故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滿號

橫權錫軍義問皆從江兵渡江眾皆以金人不可義問強

又者奮曰太尉奉命討汴京軍士扶輿而動而來今

之汜固兵出戰錫不從江拜家廟而行以金人以重兵

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欲與信行則也

當亦却夫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

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生則

死之橫棍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錫使人持黃

議與錫合錫大喜擊舟沉之示無去意家寺中積薪

白轍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單白轍合戰一戰勝

於門戒守者曰賊有不和即於家母辱敵手也分命

則舉黃旗是日一戰賊帥時錫曰黃旗久不舉吾軍始

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

矣錫憤恚益甚其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

子備戰守婦人斃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軍軍

者舟師與金人戰文過鎮江錫問疾錫執允文手

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錫於城上

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

躬自督戰取偽齊所造飛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

一儒生我輩視死矣召諸閩退後館以視遺黃衣論

屍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租畢

居之全之聘使將至留書勸退後館以視遺黃衣論

而游騎已涉頰河至城下玉真金人圍順昌錫深於城

二月錫發怒驅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

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錫白沙溝

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議武穆錫雖深設有儒將風

距城三十里錫夜遣千餘人擊之連破殺虜頗眾既而

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錫姓名者罪不放枚舉南

三路都統錫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錫

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錫莫

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錫傳城羊馬垣充垣為

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錫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

門至是與諸將等敵垣為陣金人疑不敢近初錫傳

錫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錫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

城或止中垣上錫用破敵弓覆以神臂弩弓白城上或

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

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熙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

惡之遂居龜山入眾不可答以死是變云

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若

吳玠字晉卿順軍隨千父葬承洛城因徙馮少沉

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錫遣驍將陶允嘉壯士五百人夜

殺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諸將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輒斫之金兵

也命折竹為晷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

退十五里錫復募百人以往或謂衛校錫笑曰無以兵

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尉羅隆
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葦葦累功權涇原第十將
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
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屠秦
雍漢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連捷
青溪趨涇原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
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尉羅耀使王
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起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
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劉賊史
斌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邊忠
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聞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
玠兄弟才勇凌與玠語大悅即統制弟璘掌帳前親
兵四年春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妻宿與撤離
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提金
兵來攻玠擊之撤離喝懼而並金軍中曰為啼哭郎
君金人整軍復戰玠取績端退涇原劾玠違節度
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借玠才尋以為
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
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
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高平都統制
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
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
葦葦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敵驟至與藥囊土
藉薄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
收散卒保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別備為死守計
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
不敢越我而進堅壁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
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粟助之玠
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
且令保運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全
將設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
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安戰玠命諸將堅陣
待之更載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
戰大敗移營黃牛會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策箭箭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志也玠
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
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以忠義將士
皆感復願為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
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全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妻宿死兀木會諸道兵十
餘萬遣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渭與
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
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
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金兵至伏
發眾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

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為涇原路馬步軍副
總管兀木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撤離喝為陝西
經管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
都統制制與文龍三州金人窺蜀以璘統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
李彥珩駐秦州將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取金州
繼關兵馬趨漢陽自商於直轄上洋三年正月取金州
二月長驅趨洋漢與元守劉子羽急命田晟守德風
關以擊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撤離喝領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
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千餘而敵不逞玠
死士人千餘得士五千將夾攻玠小校有得罪奔金
者導以祖溪關路出關背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
以固守玠西懸敵入與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
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噴洞死者千計盡棄輜重去金
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
三郡而失不償得進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
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德人關先是璘在和尚
原餉饋不絕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德人
關右殺金平棚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木撤離喝
及劉養率十萬騎入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而下與金
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騎由七方關營道而至與金兵
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擊之又以兵
雲梯攻璘璘將日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木陣
地東謂璘將日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木陣
于東璘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右繞璘機而
發戰久璘軍少慮急電第二陸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
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
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
攻西北樓姚仲登樓觀戰璘以弔為繩挽之復正金
人用火攻樓以酒在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
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動地明日日出兵統領王
喜王武率銳士分途奔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
中左目金人始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皆王復
伏河池扼歸路又取之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
自元帥以下皆攜斧來劉養乃礮之腹心本謂蜀可圖
既不得逞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
留計自是不妄動提開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
秦隴三州七月錄倭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
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
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將馬
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華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

年常苦遺餉勞民屢次兀木節度使楊政田茂收至
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襄城廢民知權濫
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
聽節制遺令侍奉親札以賜至則外傷工已甚扶掖總命
玠卒於德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未嘗
史凡在事可師者錄其真座石積久墻垣皆格言也用兵
本孫英務遠習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
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
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
貴撓之玠死胡世將聞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見
有事夏夏毋戰不過一進御之項勝負分至金人則
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語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
勝不違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遂
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長技洞洞甲於數百步外
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洞甲於數百步外
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擇形使出銳卒更迭撓
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戰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戰
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頗多嗜飲使人滿
色於成都喜舞刀石故得咎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
鳳皆陷金人一意觀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
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蓋武安作廟于德人關關
思烈洋原中追封浩王子五人拱扶擁護拱亦握兵
云

吳璘字唐卿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閬門
官贊合人紹興元年請罷關之職斷設立與烏魯折合
兵使不得合金人通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 軍
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木大入玠兄弟以
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陣璘機而應至神益伏發金
兵大敗兀木中流矢道張浚承制以璘為涇原路馬步
軍副總管官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秦州防禦使秦州
州節制璘文是歲敗於祖漢領時璘猶在和尚原玠
命璘棄原別營德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木撤離
喝謂以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
璘謂玠金平地關關前陣散復須後陣阻險然後可
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別擐形勝以守若璘奮曰
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擐形勝以守若璘奮曰
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
第忍之震鼓易戰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
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定國軍承宣使熙州防禦使知秦
州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府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養諸
河南陝西地糧稍使使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

郭浩帥延楊政帥熙州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
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他變今我移軍陝右
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賊右軍重擄蜀口我不戰
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運其情見力疲漸圍
進據昭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
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
至河池璘見之日金大兵屯河池中府止隔大急不可
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
集關隘不喜連連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固不足
恤如國事何時朝廷特和志欲廢德人關於是世將
抗奏謂當外固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使蜀相
接近兵官質付謀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
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
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為伐謀之備德人
關未宜遽廢魚關舍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
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十年金人敗盟將毋得撤備世將尋
真除宣撫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將毋得撤備世將尋
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璘諸軍隔在敵
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秦郭浩在郿延惟璘隨世將在
河池世將急召璘將璘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秦
謀官孫運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德人原璘厲聲折之
曰惟璘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敵敵世將壯之指
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璘之涇原命田晟以三
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皆敗之詔同節制陝
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將張玠以三千
騎衝璘軍璘率師頗以驍騎走之璘眼入扶風復
攻拔之璘三將及女真百十人敵雖喝怒甚自戰
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仲力戰敵之段璘西軍節
度使升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與金統軍胡蓋戰刻
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蓋與劉不祝合軍
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
壘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
跪膝以俟次神弩弓約戰相搏至百步內則神弩先發
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
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
於前陣後而騎退謂之疊陣此法始為璘創曰吾軍其
鐵於此乎璘曰古此古也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
臨峻嶺後控關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
將問所以攻玠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
然乃告敵請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街校截坡
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救無人聲軍已畢列
萬炬齊發敵驚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
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壘戰璘以疊陣法

萬人胡蓋走保...

書詔歸班師...

撤成則地皆...

成岷鳳四州...

利州路為東...

鳳文龍興七...

敵至十七年...

諸軍都統制...

保二十六年...

興州渡江以...

儀同三司故...

撫使秋亮渡...

攻黃牛堡瑤...

兵分道而進...

尋移檄吳丹...

兼陝西河東...

告執政諸將...

師拱歸蜀以...

關三十二年...

關河或入攻...

以知慶州李...

瓦亭敗之臻...

嗟先不忍發...

軍得先治地...

人益奮搏敵...

天大風雷金...

父老擁馬迎...

姚仲以德順...

敵攻益急增...

滿引續初自...

兵為後拒地...

除隨陣亂行...

出師王之望...

奇不可委以...

解且還德順...

斬之或勸而...

西河東路無...

先下而完顏...

精兵自鳳翔...

大半終不能...

襲之欲塞三...

...

...

甚眾三路復...

麟庭兵至祁...

不協兵部侍...

札報可未半...

詣關道中使...

日朕與卿老...

使相雖又命...

仍仍宣撫使...

辭德壽宮宣...

時思朕視此...

項民其德之...

悼輟視朝兩...

呼聲客草遺...

出兵不及家...

曉大義代兄...

名亞於珍高...

之高宗曰此...

二篇大畧謂...

之長四日騎...

長兼收而重...

堅忍制其重...

強制弱布甲...

左右助軍馬...

臨機知兵者...

雅量無英傑...

剛中不以爲...

有勇才者孫...

僕倖者獲志...

挺字仲烈以...

高宗問西邊...

右武州西都...

改利州東路...

人論璽以宣...

以爲中軍統...

張中彥以兵...

角爲援轉戰...

衆弗喻彥亦...

鬼騎易黃旗...

矣遂驚收挺...

被獲其功擢...

平涼之衆以...

軍六盤挺獨...

兵奮關挺選...

...

千戶耶律九...

趙德順麟自...

一果大至挺...

北拔地易攻...

甲而土堅東...

堅城可得而...

盡夜半其將...

以瓦亭功授...

路招討宣撫...

兵十餘萬列...

庭領蜀軍擊...

修攻具爲大...

植中道軍至...

廂都指揮使...

五會朝廷主...

升本軍都統...

使收利州東...

軍朝廷方議...

統制挺力陳...

軍司公事挺...

我宜擇勝地...

以全力乘其...

州都統拜定...

來光馬西路...

互市自以馬...

而相屬挺奏...

推鋒選鋒策...

而駐武興者...

除知興州利...

器儲于兩庫...

和歲大侵挺...

始數十萬鎊...

高下給之名...

願賜不易官...

上之光宗即...

械弗縛挺節...

其發急士以...

類以安詔備...

四年春以疾...

府僕同三司...

官職吏不敢...

...

...

...

庭下輒降答...

問中惟挺可...

間勞不絕被...

五人職其次...

別傳

論曰劉錡神...

韓信武上之...

豈其然乎吳...

卒保全蜀以...

風矣然於厥...

抑三世爲將...

宋史卷三百...

吳玠傳後合...

須其與而乘...

謀大舉召瑞...

方急不得不...

本意與後吳...

宋史卷三百...

元中書右丞...

劉傳第一百...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李顯忠 楊存...

報金攻憲甚急倉皇後回選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
日戰聞相矣存中歸謀之銷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
曰戰聞相矣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銷曰本來救濠
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
若退師探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罷足而營道
人俟敵曰已去矣後自以為功謂銷母往存中與德
借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
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
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
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
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
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岳皇之功而檢校少保得
二年徽宗祥宮擢中閣學士存中請諸事拜少保以
保傳為管軍自存中十四年存中請諸事拜少保以
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考經
況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
樞密使存中以凡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
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殿凡二十五
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教令所制定官陸游
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
十一年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
朝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上章步帥趙密
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章乞免密
竟代之末歲邊警日急九月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
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在京口為守江計康允文自來
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
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依彼得新主
之命無違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揚
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
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密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
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
然請斬其使使國恢復會駕還以存中為江淮荆襄路
宣撫使給舍不書黃命途遂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
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為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
割蜀之和尚原以昇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
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
雍曩議于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
不言非特召陛下有媿於隣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
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
思退罷升都督陞歸陽少師王鞏勸諸將各守分地
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謂議之於是始更軍為援帝親
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乃已金兵在楊州或
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楊州或
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聽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
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與屯

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辛酉六十
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諡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為之
出涕賜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皆存中尤深嘗曰朕於
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深慮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使
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前帥劉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
兵權事謀成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
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
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算過孝宗以為舊臣尤禮異
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既歸請于
朝宗問諫忠介震怒忠毅賜賜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
廟祭器為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歸流蜀蜀
存中日夜將祠訪問閩閩數千里卒迎以歸而軍實
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
罪斥存中奏為統制官後為名將嘗以寇敵弓雖勁而
驢張難遂以意制馬皇駑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
精嘗營居風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
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
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僕工部
侍郎倭發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州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充
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千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
窮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神師
進築築至平昔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騎數百
奪之敵攻石天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發奮
力大呼得賊乃已請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累遷中
州刺史欽宗即位遣安州團練使以神師道高呂對奏
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赴秦時其半
度可擊也會和戰與議不能用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
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正選將設備已而果攻邊
原路取西安州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種師
中制置河東陝以自隨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
長安澤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入取
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敢復之還曰為語汝將曰
我郭浩也欲戰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
轄知澤州權管都運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郡延
韓知澤州權管都運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郡延
之東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
靜一若浩問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
敵不能犯再除原路兵馬鈐轄知澤州浩去夏人復
來種師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
使以浩為秦鳳路經略知秦州時浚經
略陝西有言敵可悉所部渡河之請浩駭於不武莫敢
出言遂守其地倚角相援埃後而動浚不聽師出方
銳且當分守其地倚角相援埃後而動浚不聽師出方
敗五路俱陷帥府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
翔府高治寶雞賊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

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
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玠在
援斬獲萬計遷州觀察使使知興元府饒民相聚米
倉山為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
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
軍軍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除與敵境通利
所拘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承
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甚甚戶口無幾浩招編流亡
開營田以其規畫示諸路他軍以置急和給朝廷浩
獨積糶錢十萬將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
直達九年改金州洋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為龍
神衛四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船行關
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天軍
節度使五路陷從知秦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承興路經
略安撫使制陝西河東東路經略使吳玠移會仙
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玠楊政會仙
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將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
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
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
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開職是歲分利州為東西兩
路以浩為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兼知金州樞密
院都統制金州仍建神師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
校少師諡恭惠諡昭烈元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
楊政少師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
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善於親者
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為弓箭手靖
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
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箭
苦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十
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
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
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避擊之獲馬戶及首領三
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賊政者以
母妻留原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
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切破之升龍州
團練使移知方原軍儲芻藳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
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遷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
玠戰關下凡六日明州觀察使四年撤商喝哀棗棗兵
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著田玠築壘于關外政曰
此地為蜀扼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
態多端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皆斃益急政命
卒以退玠又射之不意玠其營欲出追至河池而
得進神衛四都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年
金人攻淮玠命政帥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
中原中罹譴謫屢遭廢黜傷哉揚存中出入淮甸無大
勝負與兵最久實獨獨隆然能知幾不沾禍敗其亦
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玠兄弟保全川蜀數
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其於和議頗失事機
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社振旅以成中興之業
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皋 胡開休

定居民秋毫無犯改經略安撫使原兼帥環慶路三
鎮事叢集割決無滯留敵境間道入省視之母惟勉
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以便
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為熙河蘭鞏路經
略安撫使知鳳州進武庫軍承宣使十年徙利州又徙
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
都統制政借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府城南若敗
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遂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
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川陝宜撫副使胡世將奏鳳
翔之捷政嘗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庫軍承宣使十
一年秋金將胡蓋將不視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玠
會于仙人原世將授以攻取之策政攻和尚原浩出商
州以為援璘璘秦州政引兵夜入龍州界遂趨吳山與
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檢子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
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萬眾出政帥勇士擊戰通檢
將突出陣後登山執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
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
成帝召政還軍民詣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
善之十二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分
利州為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八年
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修襄漢江水決為害政築
長堤久壞決灌既之利政為修襄漢水決為害政築
六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年未
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為吳璘璘將及與璘分道
建帥門門下之禮益恭世顯賢之

夜又耳時遂呼德為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勸王師倍道趨開收錄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視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為誘騎擁眾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眾成奔新息收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不介自知為王師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德武昌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楊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登張泰和州太守張續求援於德德兵傳城下石光世方謀討苗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窺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德德遂以軍屬光世苗劉到走閩中詔德追擊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為之使道阻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執佩刀擊德德投彥章戶諸軍德至浦城斬苗擒馬柔古遂行在世忠於其損殺下臺獄待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尤世屯九江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軟印以便復德前軍統制進平信州賊賊王金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請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幾一人謂諸校曰金經問吾君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如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還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楊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鎗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鎗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眾駭駭因陸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部青初德與敵于崇明沙視魏旗麾兵技擲以入青軍大潰他日德復索賊謀言將用火車德笑曰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賞賞特異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尤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手曰知公好漢德來繼自不足實懷乃設酒盡飲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鄆路兵馬給轉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為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蔡根擒女真萬戶盧字一人千戶十餘人五年改復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賊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賊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戰殺兵于滿塘屍屍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營追德至壽春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鄆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

會光世罷官撫德德盡其眾以鄆州副之瓊與德故等及馳居其下率眾叛後劉豫八年命張俊後名其軍曰銳鋒十年解頤昌閣後德就取宿州德信道自壽春馳至縣與敵游騎遇入城俄俄鼓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城敵將高流軍詰朝擊津而陳偽守馬宗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德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王貴會莫不糜碎爾呼為賊以逆順乃自絕而下德叱其子順門城守德至呼秦論以逆順乃自絕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降道行在德乘勝趨亳州後會于城父時叛將鄆屯屯亳州至謂三路都統制日夜未易當也遂通德入亳州白曰今日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後德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都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毒氣若運之使稍安則非吾有矣後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趨江淮和州下然後宜撫北渡後乃許德即渡采石復督軍進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和州長退後入敵還保關又擊走之追至拓早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復何待徑上馬元木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度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民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到琦謂德曰昔聞公威聲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兒禮事君拜請速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附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書文奇之使請京師歸弓馬于弟所徽宗宗軒開試補下班祇應為清河尉從原路經軍使神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試時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彥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帥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得傳諸部金人以為大軍至率數萬眾圍彥營圍之數道彥以結草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其城西敵遣使求和兩河察院兩軍金人購求彥急為慮變夜殺彥處其部曲之相率再舉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得孟德到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緡緡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被彥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

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問遣騎誘彥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蓋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放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即以前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件事時相意遂降旨命討彥為武翼郎前軍宣贊令人差充都督平寇統帥時范瑄以為武翼郎前軍宣贊有逆節稱疾不就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浚撫川陝奏彥為前軍統制與金人會誓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關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徵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為利路幹轄俄改金均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益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宮饒巨益往往窺覷秦仲既陷淮安萬仲彥勢西向也均州失守直趨金州白土關眾號三十萬仲彥奮勇而前以申憤憤於彥曰自公無擊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曰日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銳附陣戰彥統一麾士殊死戰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嶺復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擬取西遂攻金州諸關賊眾皆河朔人號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陷陷彥退屯秦都令將士盡休山谷間焚秦都積粟為若道者秦都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萬餘設奇以待聞再宿賊歸秦都官軍逆戰大敗之追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秦都將劉豫初秦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鄆州因陷後魏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眾三道一攻注口一由馬郎嶺一擄陽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眾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道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守守中阻兵窮勢雖不及秦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偽齊兵擊德安德安振復秦州掠白石嶺彥與節制商就陳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末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就陳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末入侵浚承制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撤難易自天津疾馳不日至海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遣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聞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

陣開復圍敵移時身故數十槍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皆無敵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皆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獸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出皆趨城中四面攻解春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金兵分四人果解春山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誓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義入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規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詣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勝之功馬金主亮軍兵渡淮應勝親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實知金舟將道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遣海艦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載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促軍風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行頃反風金人艦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認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艦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為帆順風大駛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斃之艦軍悉獲其舟寶既捷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巷列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關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與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寶寶府金兵已過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險陰擊之金人不知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欲入城金兵迫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關之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勝軍以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嶼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嶼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速過河勝恐絕河路並收軍入城金兵迫至東門外黃土坡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秦功授關門祇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嶠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關子門砂嶼之敗殺傷者眾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距海州為長垣包圍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親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相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臺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後陞塞關監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適稿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

南還矣初亮開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歿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備以酒食厚賂道遺有自北方來歸者自是山東河北共食以示不疑周其資使之感激自是山東之功能倍勝官資因李寶遺志以聞又請其忠義士功能擬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嶼勝率聚合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擄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閣掘金軍不能進遂夜始還留千人備險監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聚擊戰殺數千人皆遁去下令守險勿進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且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體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敲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拒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僅旗鼓數枚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員士填塹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保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發夜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張之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嶼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通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問門直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禮與元年詔以鎮江御前路統制兼守海州勝亦遣和仲忠勝勝前北路統制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忠勝勝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讓勝於都督或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而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固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戰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龜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敵可蔽五十人

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寔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敵八發三矢可數百發砲車在陣中施火砲石砲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連陣門砲石砲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騎掩擊得捷按陣追擊少却則入陣間稍懸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何便出擊應有拒過預為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解以舟載器甲糧糧自清河出欲侵擾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統制劉寶以方議和未許金騎戰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議和決無戰事遂不發一兵勝負盡救不至猶侯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斃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口鎮立廟賜號忠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木以飲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耶賜銀千兩絹千匹一區田百頃使其後節節進東人家其詳選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兩節節進東人當其貶賤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為寶寶和仲諫罪也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十餘人入京口屯駐前軍郭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偕與又曰人材須用而後見魏勝不因邊難何以見其才郭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那政率眾走沅州首被白布為成報警號白巾賊黨一鼓擒之飛還復隨州敵將王萬不戰而遁進兵鄂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進戰與王萬奮先各出騎突擊賊寨大潰遂復其州十年金人渝盟入寇憲戰穎昌敵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木頓兵十二萬于臨穎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撫至被其潰兵八千兀木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穎東北破其寨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軍免以貴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後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誘號兒兒以殺食屢為憲所裁檜相攻發之後檜從檜後謀以憲貴後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

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質憲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史王應求白張俊以為憲院無推助法俊不聽飛行勸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檜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竟不伏俊父子自獄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劾動推人心檜詔召飛父子至乃侯高誣飛使子嗣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現還軍其書皆無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語其欲語在飛傳憲生死籍家實紀興三十二年追復龍衝衛四廂都指揮使開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大解敵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麟成敗再興走躍入洞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就我見岳公遂受縛再興拜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與西京長水縣之葉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湖破其眾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晝復西京險要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敗金人于鄆城兀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擊敵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木不獲手殺敵數百人而還兀木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與以三百騎過敵于小商橋與之戰殺其屍骸及萬戶撤八字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二屍焚之得箭鏃二升牛阜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為射士金人入侵舉眾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羅興表補保義都統充留守東京阜計討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舉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阜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為同統制兼西京南路提點州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舉濟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字並戰魯山鄆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為齊之師于金人寇京師役地自屯屯西以待敵兵悉眾來伏察俘其管軍都統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州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賊勝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隸隸飛軍喜甚即辟為唐鄆襄鄆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統制領備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萬在隨州飛遣軍行襄三日糧糧未盡敵已攷執高斬之得卒五千遂復隨州李成在襄陽飛遣軍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金人攻淮西飛遣軍渡江自提兵與皇會時齊驛騎五千人薄廬州皇遣謂金將曰牛阜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

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皇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

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

三百人赴秦風命他將領餘兵倭知其偽拒不受三軍

復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就倭為張鐵山

皇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制尋為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右都統

州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官避非策是以天下兵守

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等充湖北江西撫司左軍

張俊子伯英風翔府成紀人好騎射勇氣起於諸盜

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

去後繼遣王進曰敵既無歸心必遲遲進去可速及其

統制加龍神衛四都指揮使金人渝盟飛命出師

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死戰沂

移屯秦州秦州守將世忠使陛下俯此二大將譬如

統制加龍神衛四都指揮使金人渝盟飛命出師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承宣使樞密行府以皇兼提舉一行事務步軍監司龍改

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勳王高宗見俊兵

除檢校少保使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

許之賜安民靖難功臣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

入厲其累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殉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順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帝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戰可為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謀曰光世將家子孫孫將家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遣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部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遺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鄭致毅統諸軍節度陝西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眾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陝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如淵時為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謀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遷多遺進至和州秦檜召罷兵召還光世人見為萬壽觀使收封賜國公疾卒之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錫姪十四人諡武備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郡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取軍法不肯為國任事適遼自資見其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從徙環州善騎射屢擊虜圍屢有功累遷熙州河蘭路第三將部將權知葦州寧遠砦諸羌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與師城澤州羌悉眾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城移同總領淵州蕃兵將兼知臨宗若生法免宜和五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為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其淵論小校韓忠曰方臘賊首步外必可得意也如吾賊果過我以強弩伏射百步外必可得意也如吾賊果過我以伏弩卒獲應也而劉延北至淳安賊據源州圍而平之授開門宣贊舍人權宗載提舉保甲權提舉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丹車兵壁廬溝南道淵等數千人護餉道賊敗為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還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寇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請康元為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統趙州板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為先鋒所以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淵曰參家

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痛哭宜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到光世以陝西兵張俊傅等以湖府及降虜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授淵節制以淵為都統使從累月不釋甲如初楊投權衛四州都指揮使尋改拜曰天武四州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盜寇蠢起以淵為制置使平杭州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越於鎮江誅抗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揚子橋期年羣盜悉遷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其降而復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命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急其言淵督江北都巡檢皇甫任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節將帝欲以鎮江以授江北羣臣亦固諫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若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自平江赴行在拜發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書仍解都統制以慰眾心先是統制官苗傅自負將以淵擊而頗厭室劉正彥嘗召苗盜丁進亦以苗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亦以由官官罵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遂成其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為將事雖乃我人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而初祿在代耕者難乃我人愛傅祿易為富商大賈初祿在代耕者難乃我人使會澤間疾澤還言其惟慢而禍皆不具帝報所御紫茵苗以賜然其平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淵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諡襄愍子倚

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伏元承州金人入近郊元度翌日忠至臨江道百萬人命要路百人伏獄朝自以四百人伏路聞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戰以待金人必自撤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退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蘇州元道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道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偽齊者金人稍懈伏發擒黑頭虎未幾全兵四集元却却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眾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陽至劉合非驍機三百當駭駭元回曰我在能若等無慮眾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衛四州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眾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侍授信保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漢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敏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鳳州路隊將涇州路通安兵馬監押涇州路第三將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岸捍禦端在遣中野騎兵栢林堡斥候不謹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夏州懷德軍相繼端沒鎮戎戍兼統軍夏守將經軍使席實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兼統軍使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復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風潮關龐大震二月襄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濟卒所過人供糧積道不拾遺全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澗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襄兵已復長安風潮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襄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雖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師端謂端不奉命庶以鄂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已奉命回端辭以未受命庶謂端將步將騎萬人來會庶無知之何則則貴制端還舊任還陝西節制司將官質師範端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拔三帥各遣偏將到忠憲歸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輝督戰已行會庶才兵至鄂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鄂端時端盡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極其連又遣使進士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官原濟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

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在以收收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全騎長驅無阻而端計全陝西與鄂延一道路執重是以未取鄂行不為端賊軍攻其必救之道果輕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趨鞏之同官復迂路由郿之三水與亦會襄金全攻延安急賊敗散亡往援涇州觀察使知府尉王瑋將所部發興元比底至甘泉而延安已陷端無所歸以軍付瑋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業勞軍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謂不手端脫合牛賊入壁者雖勇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慮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端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安守狀曰節制知受身不知受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鞏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起歸張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帶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為言曰初將罪端則庶官屬奪其節制庶乃得去王瑋將兩軍在慶陽端之環不應有告瑋謂端軍士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字率兵召瑋謂中字曰瑋不聽則斬以來中字至慶陽瑋已去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賊賊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襄兵統帥張宗壽誘城如長安而散其眾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風擒之端自襲宗壽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都統經畧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及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詳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襄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制後端拜端為武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宜撫使置使司都統制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浚未測端意道張以招填卒財為各雷涇州容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浚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要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况金人困穢於我我常為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

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効玠違節制是秋兀木竊江淮漢出師以提其勢端曰平原曠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木皆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練馬保疆而已侯十年乃可端既與沒沒積前疑竟以彭原軍罷端兵稱與再黃海州圍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沒為富平之役軍敗沒避行貶劉錫漢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沒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故端至武大夫與州居住紹興元年正月敘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大平觀從聞州於是沒自興州移司開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問之沒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管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與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沒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禁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端其背隨恨端入骨沒以隨提點襄陽日獄端問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歎氣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遠既至隨合獄吏雜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于之酒九流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沒得罪復復端宣州觀察使益壯感端有將署使長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則復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一百二十九
王文直 李實 成閔 趙密 趙剛中 劉子羽 呂祐 胡世將 鄭剛中

王文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嗣父直年十二隨父游諸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家陳志恢復謂其眾曰權所以清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適端制自擬承宜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徐徽言有差端論州縣勸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克無定衆意欲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劉泰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教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簡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空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二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金主亮已斃所遇乃歸師師不擊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章服賜養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練江都統可越四月詔舊統制張子蓋接海州友直張一旅大書宋忠義將河北九郡以自表潘由小運背敵陣因其輜重扼道橋左右扼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受禪進擊敵潰走盡流亡聞遂解州州親察使李孝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教出奇戰張張張都督江准一見喜之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宜諭使王之望命以前軍戎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他軍同成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還錫子相厚又明年除節制諸軍統制請嗣子紹慰勞四事錄京口入親進神龍衛都統指揮使王管可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遷馬步司可移屯重地丞相顧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師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因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宜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紹興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開于茅灘

浙發民倪詢梁簡等救金造舟且為導金使蘇保衛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衛為統軍將蘇海道裝浙江謀開高宗謂宰相曰李寶與臣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對無一毫沮屈是必能事者適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到給為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海渡韓世忠追苗傅及廢兀末討范汝為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使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從世忠見人亦避一頭矣賜步軍都頭吳泰以時海州功擢閔州人使召見賜帶錦帛加勳吳泰取時海州金盟世忠罷兵入為樞密使詔進聞棗州防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宜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取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備劉若愚三萬閔以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四百四十餘萬將義倉和雜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八月除湖北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且而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不及士卒卒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意擄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軍回駐鄂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嗟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書成太守有勳護送時病氣已奪日庚王師之至委棄戎甲粟米山積諸軍多仰以給推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者甚眾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拜侍衛監門內侍嘗有路邊遺金銀錢物初之猶避拜太后王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為御史劾罷太尉秦州府在秦慶遠節制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制鎮江諸軍九年請閔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政殿

橫密投張守忠方畧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宜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押指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萬請降與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詔密再為殿前都押指使使初敵辭言航海朝禮避官視舟師徵禁旅防守密不為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為醴泉使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脩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幹之長子也宣和末幹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任其父破賊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選衛尉丞幹守與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視開京城不守給死之既免喪除服開簡知池州以書抵守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改築英殿偷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瑄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復瑄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伙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瑄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瑄曰下有敕將軍可謂大理置對瑄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歎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謀止瓊瓊汝等固天中自將之人也衆皆投刃以刃其材汝汝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現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密院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欲急禁密院密院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願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前直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議徙治興州者子羽叱之曰子羽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岷山棧道之險未敢遠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降敵變賊遂與關中登援不相聞遺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可但當留駐興州外繁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而動庶幾猶或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將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子羽命吳玠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所敗浚後許開州子羽請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界使成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

使成州二鎮皆饑與元帥臣聞罷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界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報告玠玠大驚即馳往東山夜馳三百里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遠遜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對待制不然政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告曰此非待刺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撤離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斬新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認賊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從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魏不繼又腹背為子羽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擊潭溪洩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屠始金人攻蜀所遺士卒千取百取十取賊軍豐登山攻險每一人前敵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代之其為必取計如此浚雖動而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吳玠等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為神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畫議請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貲贖其罪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單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師以集興殿宿衛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之權合文字進奏指回撫諭川陝轉使玠玠屢言軍事主權宜子羽謂論旨與與都督府使趙鼎言事併察邊備虛實以問時五年冬也明年秋吳玠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到光世驕悍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密院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鄭瑗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結果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年權密使張浚為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鎮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請野淮東之人皆從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雖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從

至沒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拓皇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徵密院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羽有傳史部即朱松以子熹記子羽子羽與子羽輩自教之異時上舍釋褐建炎二年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為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南北為荆湖提刑社稷至招捕有方踴年益平進直秘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辭議事除直徽密院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社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檄司準備差遣陳充其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制荆鄂之勢今聽安檄在海門移鎮江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既陷淮而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社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宜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即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即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社獨抗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退遲以示弱則麟臺十萬已馳往軍前皆其遺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識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鄧瑒為之副瑒與德素不協社遂朝瑒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往廣州節制之社至廣州瑒復訟社瑒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然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備能立功雖有大過亦問事小定社小嫌乎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瑒等感泣瑒曰瑒乃密奏乞罷瑒及統制官鄧瑒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瑒復為淮西宣撫使置司於盱眙楊存忠為淮西制置使到盱眙為副制置州召瑒赴行在瑒極言瑒請長壽社坐定理補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瑄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朝廷見之大驚欲走不及為瑒所執瑒及兵馬鈐轄潘仲福統制劉承衡及死之瑒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據社次三塔徑淮三十里死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還社上馬社馬曰社則死於此又語其眾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鄭瑒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恐搖動眾心急策

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忠已平賊還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脩政局生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密院待制知鎮江府入為禮部侍郎改判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為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宜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遷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功會議蜀之饑選選嘉陵江十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指運之法軍儲稍充公使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世將為資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閻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鄭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開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鋒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州郭浩出秦州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環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遂巡不敢度龍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月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起復復復龍州破賊下諸屯又取華虢兵成稍振未幾廢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金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

鄭剛中字仲發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復蒙檜遣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論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末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恐敵和好以和尙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牛乘和尙原與四年後命剛中去陝復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河池備糧不繼剛中奏利聞及胡世將代吳玠時居河池備糧不繼剛中奏利州在瀘州關內與洋諸關皆相承接乞移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部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玠陸檢校少帥來謝語剛中乞講約敵之禮剛中曰少帥雖尊猶都統制耳備嘗當體是廢軍容行禮如故故秦蜀四州難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歲賞錢時剛中於解先成川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州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

初兀木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捷頓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言令諭境倫有雲中故吏魏兀木者潛告倫即遣介汴言于朝乞見備兀木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提倫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慰官問倫知提倫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刺地汝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猶舊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尊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我君臣耶乃遣監金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倫以俟報已而還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木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渝以倫為平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趨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勸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汴汴以偽職臣敢受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問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後謚忠節

字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選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貪食功開邊將與燕雲之役引女直來攻契丹以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以廟謀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萬全全邊固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能存亡存茲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論百年白遺女真侵略則以來觀舉本朝一切恭順令捨恭順之契丹不罵察封疆為我蕃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或女真籍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卡莊兩間之計引兵馳境以禮義服之兵當新說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職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斬南卜帖罕分道入侵章貴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議為遣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粘罕追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己卑卑窮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敵棄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虛中草詔曰言路壅蔽而史日聞恩倖持權貪婪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怒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

古與秦鳳帥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帥師道兄兄弟宜諭使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京應援金駒至城中樞使姚帥師道為馬忠所敗遂敗於西一路稍通下放兵掠至鄭州為馬忠所敗遂敗於西一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遵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繼而入欽宗欲遣人奉使辨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與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進說和議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楊洞敵地冒鋒刃而進既久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傲傲抵暮道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驛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年從康王還豫發書樞密院事自是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復在保州聖祖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朕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之亦不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歲紹州二年詔求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所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觀為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新請二帝不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助輩俱掌詞命明年洪浩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相麻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約金人不可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虛中奉使久守江南不屈遂詔歸虛中存其家仍命其子師德添差北路輔運判官檄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選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時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礮目之貴人違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預官殿勝書本皆美矣之名惡之者隨其字以為謗訕由是釀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剗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吾自至於我豈謂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可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就死天為之晝晦府閣閉附籤同三司諱蕭愍怒廟仁勇且為置後是為紹節官至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進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試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趨已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問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技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思退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朝請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議大夫王敦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統石烈志摩遣書三省樞密院密奏海州鄧四郡思退欲與和議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思退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為三省樞密院書上來猶欲止割海州思退遣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開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刺葉四州張洩在揚州聞之遣其子試入秦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召洩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右僕射二大元浸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進兵手批王之望等并一符禮物並回詔詔秦川陳慶遠備寬賢賢州州思退恐秦請以宗社大計奏願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日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敢勞非秦檜時比卿論議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凌遂令之望大淵擊疏兵少糧之權檣器械未備人言妄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洩行邊遣兵能招納洩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道諭諭以重兵符和上聞有敵兵建康都統王杏等渡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備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州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撤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未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樞等盜邪謀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辱死思退始終與敵沒不合凌以雪耻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送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不免敵既得海州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屏後徐處仁之姦細馮海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與張浚其議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強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稱之曰官竟不受見迫而死忠天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草草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德棧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王綸 尹樞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縣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為具舟給食粟賴以濟未幾民告勞于郡郡徵倬考覈乃除田租計九守怒不能奪張洩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宜諭使明察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為憂倬因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丞相秦檜相出致授越州州張守節除諸王府教授檜言兵倬論掩蔽事又忤之梁汝嘉何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倬獨居寮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夫尉崇安日獲寇二百生除其罪不以徵吾其可愧大夫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劍鄉於建兵糧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詳詳因言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俾曰厄於槍上然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旦命自今在內除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俾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出為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兼選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天心每上疏輒與露告若上帝鑒臨秦疏凡數十如發倉庫蠲減私鹽數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舉舉選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金兵犯江俾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深然之及策敵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者守備下則安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文王淮陳俊卿劉拱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大憲蓋始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宮孝宗即位倬臣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倬與如宰相特進孫汝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授平江府昆山人簿歷鎮江府婺州臨安府教授權園子正時初建太學王舊規遷史省記史錄為

袁翰釐正之其弊稍革選制令所制定官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孔門弟子與後世諸儒有功
諸斯者皆得從祀先聖中開序序修禮樂宜以其式頒
諸郡縣二十四年從祀先聖中丞魏師遜為監察御史
與秦翰論事其意師遜遂劾翰且言智識淺昧不能
知翰由此罷去翰年知與國軍槍死召為起居舍人兼
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
高宗親親政事收斂威柄召諸賢於散地詔命與委多
翰所草翰奏守臣裕民事乞母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
喜讀春秋左氏傳翰論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與
化軍節度學行召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
學士院選工部侍郎仍兼直院撰吳於神道碑稱上旨
賜宸翰褒寵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論盟邊
報告至宰相沈該未敢以聞翰率參知政事陳鼎伯同
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翰病肺賜
告請朝遣大臣為之使視敵且堅盟好翰請行乃以
為解謝使曹劬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入金
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翰對金主不能
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降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德所致
宰臣愚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
翰爾翰病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上解
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敵犯江翰
每以守禦利害舉聞上多從之三十一年八月卒贈左
光祿大夫諡章敏無子以兄之子為後

尹禧大夫禧章敏中與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
游同為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
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隆興元年除權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
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夫未幾而罷初翰離師
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案地詔侍從臺諫議翰稱時
為監察御史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
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盧仲賢出使言
金所費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其不可為翰亦正言
懼和議弗約劫浚跋扈未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
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翰為
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勒其罪率引凡
二十餘人時方以和為急權翰為諫議大夫敵勢浸張
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
且言翰專附大臣為厲大如張浚忠誠為國天下共知
翰不顧公議妄肆詆訐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
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
翰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鉉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
銓與翰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聖學以行為首者
所劫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
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
進士第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遺博士久之出知荆門
軍提舉湖南茶鹽政掣四川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
路計度轉運使提舉夔州川茶馬司判官才召赴行
在除大夫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勞午調
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實劑未稅者搜抉隱
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眾咸感之後陞大府卿孝
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陳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
夔州之黃牛堡吳玠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陳原環
等十七郡敵以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泰伯兼
政方議罷德順成虞允文為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
札命泰伯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贊堦命將葉德
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逼者僅七千人將領
所存無幾連營樹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
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興宮宮未幾戶部侍郎江准都督府參贊軍權事
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
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
不可絕准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
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
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
耶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視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
備不足時為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為淮西宣諭使
甫拜命又據右諫議大夫王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
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
和議漢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為思退地也既而視
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
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
交至深望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淮江師未行
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
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准歸
望先嘗贈書敵帥至是王之望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
敵俘人惟叛亡不預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
進聞敵退即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台諸將不得
安進則延廷臣之望言王并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
言者論能為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宮宮居天
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
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
望有文藝幹畧富於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
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敵敵為得計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為憾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瘠死國事授通直郎累
官至司馬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
耶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實名昌奴

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朝內侍鄭誥
識俯於江西重其詩為于高宗胡道在經筵汪藻在
翰苑施薦之遂以俯為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
俯以前任陽郡除諫諍未嘗不循序而進願末以所應
者之古今非陽郡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末以所應
者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為
判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省省即便知制誥遂置朝論時
謂判南監軍崔渾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僧寺僧酬稱
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復遂罷紹興
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
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
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委岳岳岳岳岳岳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到光
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
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
論其不理那事子嗣明年卒俯才俊與曾幾呂本中
有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嘉祐初五年進士第累遷
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節對除監察御史上疏論
執政選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得選上
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
則入闕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
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
圖閣知台田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軍儲乏措
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
詔付戶部省詳江西安撫知江州宋勝非未至而馬進
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大緩勝非
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
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
者皆恐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
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用之豈可
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
制辛永宗權密富直乘司諫韓琦屢言其短與求劾
直乘附會宗永宗兄弟為致身之資上遂出永宗而直
乘亦相繼罷還弟弟中丞時榮術寡弱諸將各擁重
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無偏重
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精兵政助成中興之
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船舫方物為獻上已分乞
六宮與求奏今為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
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
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報親劉豫在淮陽造舟
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
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湖必由泰州石港通
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

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
舉亳州明道宮進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損損固
威以致禍敗黃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編罷望之
爲戶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寃帝爲感動復
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恭贊軍事論航
海不便許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宜
州諭年以言罷罷紹興二年會赦復職欲開待制致仕
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哀老辭帝謂大臣曰望
之朕故也於是升職開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
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爲
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
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進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
淮蜀漢開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
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
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官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淮
州接待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
聽請止樂至于三四問者泣下翌日見監軍撻撻命
邵拜部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
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宜和以我非無兵也邵
臣之初聞邊隙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也仍
楚借立羣盜起會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
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
矣捷旆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祥山岩明年又
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
責以君臣大義詞氣厲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
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
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
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啄去終非大國之利
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不多占籍淮北黃
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未并言家在江南二十三年和議成
及皓并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
滕茂實崔統統行可皆殺異域未喪贈者乞早願恤典
邵併携從縱絕歸其家升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
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
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數文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
師邵負負遺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因屢屢溺於
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
使金時遇秦檜於淮州上書言檜忠節者以是
少之後弟那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
十卷子孝覽孝會孝孝會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
知爲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節操慨有經略四方志登

政和五年進士第王繡朱劾欲婚之力辭官和
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自邵守以拯荒自任賑粟
損直以糶民全集時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蠟混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福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遺留之
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
佛子其後秀叛叛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時門曰此
書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
洪言先遣近臣往經嘗告罷回未晚時朝人乘虛侵
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嘗幸韓近韓移韓者謂誰張浚
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
統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中俾易黑裘衣入對帝以國
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
陵中夏此正春秋郊郭之役天其或者警警訓楚也帝
悅遂皓五官擢殿中丞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
使兼通問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
遂抑通問之命時淮南盜賊起李成甫就招仰命知
泗州馬際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併成以
所部衙衛至南京北過淮南京方皓堅共問楚州成以
權州事實敦請以降敵食持敵方皓以書抵成成以
汴泗紅有紅中賊軍食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據
以義道入密論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
當要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賊賊動遠逐
成欲兵皓至泗境迎介而來曙曰虎口不可入皓
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使節而來曙曰虎口不可入皓
新奏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二叛逐衡何以待之此
合垢之時宜使人諭意使進官秩界之以京口綱運知
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
范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
遂請出除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羣盜李
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道皓與其黨遇督曉之曰自古
無白頭賊其驚悔皓時持書至賊巢二渠懇懇命領
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一年金遣使人禮曰薄及至
雲中粘罕迫二使往劉豫皓曰萬里街命不得奉兩宮
南歸恨力不能使逆逆忍事之邪留亦死即豫亦死
不願偷生鼠狗則願就鼎鑊無悔皓怒將殺之旁一
會皓曰此真忠臣也且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涕冷山
流涕猶竊竊也惟請至汴受僚官雲中冷山行六十
里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王愷衣粟布也悟至敬皓使草八子或二
年不給食夏夏衣粟布也悟至敬皓使草八子或二
食之或賊賊夏衣粟布也悟至敬皓使草八子或二
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
兵猶火也弗敢將自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
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

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至或答或默怒發怒曰汝作和
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
大國無受殺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堅國爲名可也悟
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
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
無東南不宜贖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
猶可覆視悟室曰謀投附人何爲不可皓曰昔魏侯景
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地願於魏魏遂叛陷臺城中
國決不蹈其覆轍皓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
燕趙汝歸誠行會莫將北來或不可事復中事留燕
南一月元末被悟室遣林連者數千人獨歸與異論
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
書以桃栗栗斲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詰讀北書
泣血旦夕臨諱曰操文以祭其骸激烈誓臣讀之皆揮
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青機事數萬言藏故案中歸
達于帝帝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魏燕山珍寶盡徙以
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
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
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知此一書是冬
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
不敢也若以議未決不若乘勢速擊再造反掌又言
胡敵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盜懼六朝御容
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徽六朝御容
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書皓皆先報初皓至燕
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金主問其姓名欲以爲翰林
直學士力辭之皓有述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
定或大名以資防恐昉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
皓爲留司判官行履矣皓說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
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
進士試蓋欲以計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
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未弁三人在道中金人
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進而皓已登舟十二月七
月見于內殿力求都督母帝曰卿忠賢臣月志不忘君
雖蘇武不能過置可捨朕去曰卿忠賢臣月志不忘君
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
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得生
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選見奏
情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憐乃不得用錢糧暫
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無中原意手
槍不擇謂皓曰適曰尊公信有忠節節上眷但官職如
讀書直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越
峽關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越
彬等三十人家屬歸之皓曰昔韓琦起環子鄭鄭小
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准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遺蓋
感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遠

從之謂秦無人益我矣矣矣愛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晚
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論盟宜告之日侯爵
聖及皇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邵元適以狗肉國樂之不
取緩急何以使人格大怒又因言室齊聲怒益甚
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
明年大水水官白晞言宜理率益洪尚書名聞天下
胡不用檜聞之愈怒檜大理獄等流檜未諫官詹大
方遂論皓與錫爲列頭吏更相稱舉罷皓提舉江州大
平觀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
爾等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歸後歸後歸後歸後歸後
判李勃又附檮誣皓作欺世飛語責袁州州團練副使安
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從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
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嘆惜之復數文閣學
士贈四官久之復徵徽閣學士諡忠宣皓雖久在北廷
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鈔梓既
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
不少變節節后之成趙伯嶽謀謀室獻下貧甚皓聞之
范鎮之孫師平爲備奴他言貴族流落賤者若力救以
女爲人秦家服而嫁之他言貴族流落賤者若力救以
出惟爲僧所嫉不死於敵國曰死於讒惡皓博學強記
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
文員錄等書子適遺遺

適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
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思補修職郎紹興十二
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
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教令所制定官後三年弟
遵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滿天下改秘書省正字甫
數月皓歸時秦檜出知饒州亦出爲台州通判皓滿
數請英州適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始死皓滿
道卒服闋起知刑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宅
州代貢禮物問試闕以復舊額調官田令不種者輸租
改知徽州等提舉江東路常平兼鹽首言後法不均之
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送觀金陵言本路早百姓逐
食于淮復遣金兵各各各各而田產爲官籍請聽其估
贖之及亮寢遄上疏曰大定衛號諸國未必復從宜多
遣密詔傳諭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界之王師但留
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
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尚書戶部郎
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州解州用兵
饋餉繁夥適完詞調度億無關選司農少卿隆興二
年二月召直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太
詔討論其制直學士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
祖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
爲之故國史以爲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飾或備不必遠
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奉之

患乞如閣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遊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開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初徽宗召書詔與委訪麟咨率稱上旨自此院事大用意金既等盟首為賀生辰使金遣同簽書樞密得其事而以前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頊久廢忽于祠適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檢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其命遂廢時巫復召莫儀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適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恭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道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每取錢止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商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擬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霖適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適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學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奉年六十八益文惠適以文學聞聖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個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輩立子孫孫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編鮮有及之或謂適嘗思退又謂適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九人概秘相楨梓楹楹楹

適字景嚴陪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較父留沙漠亡亡遺孺孺孺既葬兄弟即借舍建祠夜枕不解衣以父養補承務即與兄迺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擢為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節自遊始宰相秦檜子適為官長檜欲為人輕重適恬然不附歷二年弗遷適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遠逸乞外通判常發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為正字八月兼樞直學士院湯思退副臺端密薦為御史方賜對而父計聞二十八年免長召對極陳父究曰先臣與龔琦同出疆琦仕於劉豫以安殺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旌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願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猶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語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秦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子講讀問答等事奉為一書名之曰過英記

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麟殿記注實自違始又因而對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違奏請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許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神將輔遷轉防禦使王綱轉國棟使適言近科軍官十年始一遷今乞有未滿歲不得轉轉言孫多躡居臺省適極言乞命正高宗曰正法自今功臣子孫皆遷至侍從命入任在京宮觀適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瑋瑋以功名自奮遂為節度初不聞有遷遷待從之例今言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與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為盜賊望揚揚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與刺額為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欲復舊制陽示平承豐兩監鼓鑄詔給合議適曰唐有鼓鑄使國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動為州縣之害聞者必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御史武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吳時選入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阻須須賂滿欲乃止適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官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重復或同時一軍而巧為兩贖或當贖五員而輒輸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攝補或已子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任在子隨所在審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任在子隨所在審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任在子隨所在審數請

團卒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遂因對論之以船還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素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慮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事力不能給否則向化之心直指陳定論以開邊與給事中金宗正書金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遣金猶如前日之數或稍歸地如海酒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康慶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吳興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憲示嘉節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瑛葉遵且超遷上章致致上亟徙實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荒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論遵違道不合何待馳去遵遂為盛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焉忽聞為盛德圩田墾民失業遊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飯酒食親餉德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開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疏疏爭至乞還朝臣覆按於是將作少監馬希監察御史陳善善押至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避其忿則別治溧水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餘方振恤流移動分乞糶如自到其股以充賑不暇食況飽他人腹哉孰不從楚地早旁縣賑贖者虛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闕口孳孳而糜不至道質任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調租至十九又告糶于江右活者近濟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劊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徒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觀時虞允文富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孳謀策皆無慮萬張松用不能罷特勸遵同宰執赴選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見二府後頗需進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期揭榜民苗唯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解粟人不能輕軍其手徧行郡野下粟求不妨民市不夾家暴者輸有責入旗亭榷酒權者撤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龐得謹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管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諡文安

運司幹辦公事入為勅令所制定官條件奏檢閱檄未已御史注勃論適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舉選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養禮官未知所從適請選宰相分奏奏可除樞密院詳文字建議令入粟贖罪以紓國用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號宗以俟復舊之意不用吳壽病駕朝論欲從吳氏代之適曰吳氏以功握獨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毋使使大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過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連失指會建康走騁告急義問欲還適力止之曰今退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開閉人心動搖不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襲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適為接伴使知開門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木為梓宮太后雖屈已早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適為正疆土以何為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適掄辭上又曰朕料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適掄辭之過於楚是秦更接伴禮數凡有十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適以開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隱隱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問之或奏曰名定實隨世不易不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適之接伴也既侍禮使欲令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克贊登禮折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關三十年不得以時遣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魯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適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開門見國書呼曰不如此抑令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適初執不可既而金使使節自且及暮水漿不通丞相張浚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適朝懇忠欲留左矣殿中侍御史張浚以適使金時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指諸處聞報始知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通英延職二關注記凡經廷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錫子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聞聞知恐非命待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所得聖語問送修注官令講讀所謀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

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事又忠宣兄廷選皆歷此三職又顯之選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職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現今宰相兼樞密而置正不為有嫌望語樞密院已破制約並關左右官置三書黃以示重出命之意報可六年除知制誥起學宮造洋粟以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敗厄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林以至則留不復返聚遂反弋民說言相驚百姓恟懼不為動但遣一校視說之俾歸營眾皆聽垂素而人徐結什五長兩人械送濟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賴適中熱過移粟濟陽郡僚屬有諫止者適笑曰秦越秦肥臣子義耶尋知建齊府富民有驅馳殺人妻刃繫獄者久拒捕適正其罪繫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全華田多沙勞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湖陂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湖陂之為八百三十七所整軍素無律春給衣以給易帛吏不可則率呼嗷聚于郡府之治郡備極恐如息知其欲過至眾狂前事至以飛語勝勝門適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眾相聞適過過日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聚遂巡散去適幾百惡二人泉之市徐整捷有差莫敢誦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選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鹽城曰寶應曰高郵曰盱眙曰清河宜修城濶屯兵立游櫓益戍卒又言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大堰作斗門過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洪創多築船底平橋浮離尺水可運千五百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浙海富商人船子暫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

遇初人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為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而卿往為朕正之再拜曰誓盡力過至郡數實施戶四萬八千三百有奇所成稍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王隆壽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蹟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輿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嘉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觀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讓也時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竹帛掩其死夫其子廷選過相繼登詞科名滿天下迨位極台輔而邁文學九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宋史卷三百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駝等修列傳第一百三十三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迥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開九成笑曰王良尚善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大為心無以憂為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夫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雖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歲節節寇盜後防者皆中興之本也今閣者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皆無所定長無所居感時遇物悽愴于心不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閣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復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謹冀首選楊時選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自雖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匭歸從學者曰眾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念發尤在於刑陛下以刑為急求末法曰仁而以恤刑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劫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問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証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刑刑可還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質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既罷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謀特不可

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請守鄧州既至倉庫虛之係屬請督租宿負前稱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政困民耶是歲賦民父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偽偽古俗傾附趙鼎落職父父更無所畏與官取言上曰自問宗黨人主知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官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眾九成時往來其間曾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誦誦朝政論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蹊然廣仲致齋金九成曰吾何敢取惡語之槍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實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胡銓字邦衡處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進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谷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文鋒鏖問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實之天不應於民又謂今宰相非受殊極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與第五段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謁之銓以清檄撫州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湖北倉屬不起有起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臣銓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奉命察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頗係草率無識遂舉以爲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碎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下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行夷狄矣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事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復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志國大誓而不報合垢惡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

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汎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蘇軾濟之祥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聖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國勢開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當以項背體虜虜降人寇固背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泗口敗之於淮陰敗之於時時海之危固已萬萬無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遠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厲萬乘之尊下宮處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皆神運所以養不帝秦非借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止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奔奔之資檜不能致若如唐虞而欲專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已令臺諫侍臣共分誇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衾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論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渴而飲近侍會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房可和近亦可和檜曰天子嘗拜近亦曰當拜檜嘗曰政事堂三發問而檜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如有如房檜侍從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頭竿之藥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視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內忤政策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除銓臺諫及朝臣多致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發書武軍判官十二年詔官羅汝拔劫鎗餘備檜請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詔官張棟計銓與官羅汝拔劫鎗初上書也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杖銓量移衡州之初上書也宜與進士吳師古鼓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質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許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禮上曰久聞卿直諫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庶人主

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一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閉門不必未嘗預謀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直前言事不必預階閣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爲重禮分以名編修階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讓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圖不益其坑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准以北天下之阮與背也建康則捨之附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紆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鄧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錄上疏願毋以小躬自沮時早蝗星變詔問政事閣失鈔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弊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開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帝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未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善祥次膺王太寶王十朋今歲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去矣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鈗又言昔周世宗為劉晏所敗新政將何極等七十八軍威大震果敗契丹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者可取近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實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指點為賢容悅為忠馴至與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鈗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禧專主和排浚鈗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字忖賜金紫鈗銜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浚獲與鈗厚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從者諫諍諍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鈗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朕南仲主和之聖播遷自何棄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潘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拔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鈗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業師自燕

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擊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兵柄選其眾於湖廣以災後避惡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樞密侍郎八月上以災後避惡避居臣言謂政急務鈗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國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覆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年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備曰苟安曰附會偷備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戒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可有可無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可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國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和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遼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諷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復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國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且且洪音藩籬以賊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庚午和議既成建議道二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虜九道等途下親視之詔諸將之愈厚卒有逆允之變驚動輦轎大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虜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造逆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虜腹之憂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檢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餵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蠶國貧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親之費私親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幣粟凋於迎送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懼而為之此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親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服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虜橫行與多壘辱國號大小與罪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

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至滿臣解臣不已至滿降降不已至納土納土不已至至街壁街壁不已至與虜與虜不已至此求為匹夫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備戰則獨斷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詞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矣如此則可有可無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街壁與虜之醜九也無書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甲而就十質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而乞賜流放竄跡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以符離之然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州四州於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遂廢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木職措置浙西江淮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萬劉寶棄楚州王彥舉昭關陳隆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敵射陽湖而大將李黃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鈗劾奏之曰臣受詔令榮崇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敵勢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時時大雪河水皆合鈗先持鐵鎗鏃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與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趙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族復禹而積今陛下富有四海非一左而即位十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七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數文閣直學士與外祠性辭猶以歸履履復復故強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鈗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鈗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詁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與國宮轉提舉王龍萬壽宮進瑞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歸隱避鈗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李迥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迥未冠入太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困結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迥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迥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州守自以才不及迥迥行州事迥應辦軍須無開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迥諫熱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輩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軍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

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幸相呂頤浩言于
上即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
閣為御營使司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當苗卞直龍圖
叛臣願浩張浚集勅王之師逆流謂諸將曰君等行
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不同趙普等入對上
慰勞之詔韓三官解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
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
甫定乞特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湖州明年移信州
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
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私卒故也今駐蹕
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以所
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擊沉船以避其役如溫
明慶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遂州守臣置置募兵
卒牽挽使臣管理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制
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為
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
路買馬自熙寧以來始即熙寧茂黎等州置場買馬而
川茶通於米與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至是
關陝既失詔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
費從之詔遣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送乃
費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
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一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
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萬六千一萬餘緡自來
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
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
今泐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嘗添印兼收錢物內
有上供進奉等項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餘緡四歲內
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餘緡
軍額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重
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二百萬而管
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
晏所權多矣諸項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
千二百萬贖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贖
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
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
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
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千四百石
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官員兵請給錢
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
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刻亦未敢
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糶買販運也
蓋糶買不科數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數則不能無糶販
運事糶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

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
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糶買般
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
糶夏麥五十萬石峽州欲就糶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
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關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
盡數免川路糶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
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吳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
命追為京畿都轉運使孟庚時為權東京留守漕通北
使追察其隱微庚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追曰北人
以兵至矣追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
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官虛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
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告諸君使然而去降聖
庚失於行禮為追所執庚自劫追因此求罷去乃落職
與祠歸而庚以京師降於金人追尋復龍圖閣待制知
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
年權辟離正用舉者改秩即盡至如京師買田財賦與
四方賢俊遊因調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
慨然有通變採擇志宣和初除禮部局校正檢閱官計
月局罷出知鄆州七年除議議司檢官六年所增
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使官遂奏罷利州水脚錢
上供認額額布十萬緡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
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別其
次第謂之風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
俾人人曉曉皆不得隱匿窮富皆言財利之源當出
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諸計
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
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略謂秦州買
馬嘉祐歲額緡二千一百餘緡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
獲馬兵騎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書嘉祐以銀
兩博馬價皆有定令長吏更變為錢不時賒貸以空券
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二初置司
權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
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
乃準初數為三三權茶之初預預茶戶本錢許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預
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私行刑不能
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人倉庫積壓
難售今關隴番道來流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
坐糜衣糧未免科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罷
權茶仍令轉運司配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罷
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
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
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權開都大提舉川陝茶

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
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既條約
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或成都舊買
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
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
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賣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
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
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
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
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以所買數推實住往有一任轉
數官者開差請推實必以馬到收實收數為格或死於
道難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及驗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
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善宣撫置使司隨軍轉運使
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
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食粥認為己有互相隱匿惟
不恤怨言斷而政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
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貨供給酒
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釀與釀具官悉自
買醴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
子遂備四路行其法又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
與州鼓鑄銅錢官買銀兩稅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
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錢民用
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
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縱二百五十
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百九十餘萬亦不厭其
多價亦不削宜司復仍引三萬益五十八人浚欲從有
司議當以引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仍加宣撫使印
其上印為真照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
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
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
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
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一錢
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稱提撥合錢共六十初變權
法怨言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
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務全事體必須更
制即乞與張浚會商以其章示浚浚不為變時浚
荷重寄治兵秦州經營兩河旬餘月賞期得士死力費
不貲盡取辦於開無恐知於食貨實無策雖支
費不可計而廢資者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則專治
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趨辦與開異
趨數以傾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勒老德巧去朝廷
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益
前執政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

襄川六年罷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馬璘玠
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徵徵開待制加玠兩鎮
節鎮復降玠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衝成都
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
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開趨趨趨趨也而
開復與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
期不許他司分學支用又指陳宣撫司都漕運司錢
就果開羅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
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又增四
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因向無所取給事
屬危急實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券計計開下蓋所計
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
迥代之會疾作在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
修撰都大提舉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
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
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凛然秦檜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
阿時好者哉李迥趙鼎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考證
胡銓傳其詞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
許流辰州○盧溪集傳胡銓竹素檜嶺南延陸送
以詩語且觸檢坐流夜郎檢死得召還除國子監主
簿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鄧肅 李師 滕康 張守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
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
肅作詩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欽宗即位召對便殿肅承旨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關
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
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
其營密視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
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實必罰不假文字故人
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
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實既不明誰
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
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
之法上從之朝廷受僞命者眾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
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鄧肅 李師 滕康 張守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
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
肅作詩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欽宗即位召對便殿肅承旨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關
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
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
其營密視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
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實必罰不假文字故人
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
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實既不明誰
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
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
之法上從之朝廷受僞命者眾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
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鄧肅 李師 滕康 張守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
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
肅作詩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欽宗即位召對便殿肅承旨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關
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
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
其營密視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
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實必罰不假文字故人
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
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實既不明誰
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
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
之法上從之朝廷受僞命者眾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
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

有五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呂好問莫倚李福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宗宗周懿文盧巖李權范宗尹是也撰勅進文與赦書者類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朋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弟昌辰改為知辰是也乞寬之額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為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為舍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寬留守也按籍考之則無有進者願為奉使者敦確李德陳是也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者但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為臺諫侍從上以爲然耿南仲得祠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汙渡河之戰避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接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詢留守東京肅言詢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職守降走而已職無守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秦軍之將豈直與此詢違罪內侍陳良弼與至橫門外閉封買內女童蕭道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遂議削其任版而取其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從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連中國之患在文書煩故連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蓋依祖宗法及建極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實謂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短瓦瓊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日兵戈未息豈可排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緩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實謂之權不至流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下多採納台綱綱肅奏曰綱綱雖正而術疎謀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管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逐臣邪目然後被黨稱能正罪今綱既去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騎突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孰敢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賈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除徽猷閣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祁草詔祁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祁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祁見苗傅面諭以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顧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毅又抗疏言廢皇帝不當改號於是祁殺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辭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祁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元郭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致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開宰執方略兩條上戰陣守備備畫撥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速略備保固之功重實格略取關隘為進取之地進略為保固之地關隘雖利於進取則關隘用師者數人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編裡中如牛旱王進飛趙史東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泗泗後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隘今雖有二宜撫其蓋尚非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咸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置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驅眾統帥各兩三入朝廷藉藉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使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傳矣大將將位已崇難相視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敵寇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遠策則長成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以功名自任如祖述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慮南乞做古制建伏波下州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謀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

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田登萊泛海觀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右支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顧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畫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制可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都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伴矣所謂措置之方有五曰親大開補禁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者而賞賚之建炎以來禁衛軍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來自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禁衛之副使隱然心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都廂禁衛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那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儘從衣緡使自餉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徐力行之耳臣謂官軍命一官如古所謂行入者對或左右之當遣使入東城法而授之庶免臨時對酌之勞而朝廷得延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勅榜明得僭僭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緩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通關津運材能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山岩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准北遺民來歸者合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草草差地分入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長差遣無官而資之者合於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給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養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隱士任使勿但糜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長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郡閣居十有七年慶州州年六十二歲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慶隆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開張憲章召至濟州康奉聖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章憲惟凡告天及拜教之文皆康為之辭憲意切問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樞密院中進起居郎兼討論宗法歲餘討官中書舍人會顯慶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年選官康言忠厚隆慶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選都制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違官一等請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白武義大夫康上進都制史名為選一官實升五等案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

成擬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戰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勢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一亞節欽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彦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低階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諫不已宰相衡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遜論奏遂以集賢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歲虧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開廷臣不以告世或陛下即以應天者未艾故臣敢明不執政為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則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惠哀痛責躬之詔不若事實四方不以為信忠使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案論稱其有諫臣風除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學士呂為越族之計既移課建康又議欲置書中奉神主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懼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原神主知江西以參知政事李綱補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為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部郎奏又命康權知以劉珪為武陽康康許簽書執誅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審金人絕而渡康等會李奉太后起度州殿中侍御史張起壽論康與理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為敵入追迫責授康少監分司南京京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十一年九月十八年追復國朝學士有文策集二十卷張守字子復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發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評定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直德都置為監察御史內閣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難移新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寬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黃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禦波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令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守繕兵當以捍禦之疎再上又請諸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上急之務付之即道三曹二相慮不允遂建議選守無倫京師之守則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求額爾早圍之上惘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舍人果茂進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苗官表奏苗守與李部分為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預防敵城獵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

甚閱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為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
 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
 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寤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
 之禍今國步艱難而朋黨之禍未除者固自若也
 思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復公議之顧臣
 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
 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
 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朋之私則邪正分
 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
 黨同心濟國小人之黨排私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
 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譏謫竄逐流死而後禍亂
 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
 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
 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
 宗京儲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
 陛下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所以
 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所以
 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
 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
 腹禁放可備緩急項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殿中侍
 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
 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
 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
 王有過猶責師傳今兩軍幕屬贊無狀乞先誅責上
 以章示兩軍呂頌浩再相論其事且曰陛下未欲
 遽罷頌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出眾入
 非一顧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天理物張九齡所謂
 不以賞功者也願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
 喪師失地遂謫浚福州居住同與幸炳在堂同好惡上
 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張國威則和戰常
 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傷者
 宿遷令張澤以二十人自牧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
 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
 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為齊尚能置議
 受館立質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離矣況宗誠
 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署為國障捍今因受澤
 而械之以阻土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
 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
 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
 詆是非顛倒猶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
 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熒時政
 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
 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祐之德豈容異辭

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
 即位之初書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御史院撫實
 刑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俟書成取
 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幾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
 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以卿家世傳問多傳
 事實故也一日奉事上慨然曰向昭慈宮宣仁有保
 佑之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宮中實有以保立勞效昭
 然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以得立勞效昭
 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
 記于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
 昌而凌悍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請于朝命罷彥
 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衛州以疾辭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
 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彈
 之初去准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
 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
 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德用視師同乞以此奏付
 庶府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倍錢民不聊生上為減
 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項年
 嘗請也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價運幾何趙鼎問李迥相
 繼為都漕先後償運各幾何制漕帥同條具以聞然
 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
 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
 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
 陛下遣樞密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論以國
 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
 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
 諸將同乞都除詔開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詔認提
 舉江州太平觀張澤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
 相范宗尹薦其才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
 為已降猶憤反側而招安官謝壽慶受賊賂陰與之
 通致遠詣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誅其根柢於是捕
 鄒榮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庚為
 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諫之辭致遠為隨軍機宜文
 字賊平除兩湖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制置
 使宗師賊賊秦恣肆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
 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半錢致遠
 上疏言折絹補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錢欲乘
 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
 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為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
 獨贊其決遂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
 宜固邦本請罷福建鹽務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
 合為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
 戶部講充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為戶部

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
 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
 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
 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
 須是處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
 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師未平改知福州
 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還廷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
 業後遣廣計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為給
 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
 十八致遠雖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
 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願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
 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杞皆有士望
 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紹
 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言
 諭湖南時郴州桂陽軍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
 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絕制銀米償之所得刺舉二十
 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頌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
 殺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人為鄧還右司擢起居舍人
 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史部侍郎吳玠復等七人
 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因爭
 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贈絹百匹特與遺表
 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
 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理之
 諸孫有文有學自理在時器重特甚若流落凡材未
 試充樞密院修官李綱以前宰相為江西南路安
 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直
 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
 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大
 濫賞給太厚願養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眾而所入實
 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
 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修用之
 端也臣謂家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家宰得
 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
 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其職下
 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而對因論程頤王安
 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
 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
 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
 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
 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語主
 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
 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
 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

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
 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僉年復
 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僉年故相居中
 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僉年
 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是由是憤怒之除職書少監兼崇
 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贊台
 御史道觀十五年卒

魏杞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
 方尚王氏新說杞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
 四年召赴闕詔改官致遠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制定官
 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選考功郎曾星變紅因轉
 對言治平間曾星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
 琦以明實對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恭遜而官
 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
 任而例被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言大臣
 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臨安火災說者謂千家獻罪者謂非災異言李棣
 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言春秋
 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惡應邪佞
 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朋奔競之徒未汰乎指
 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賢有守之士未用乎在
 位之人畏人軋己且蔽賢未問誰盡公勞招復又
 宜鑒定哀之失孰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厚飲韓世
 忠家亦傷戶匠事下廷尉紅內侍出入宮禁而復戾
 發於孟酒乃至此豈得不為之慮建炎詔令禁內
 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進者配死以軍法乞申嚴
 其禁以謹風俗之戒於是履杖各配處州遷侍御史賜
 紅五品服時未勝拜獨相紅論論無所建明惟知今
 日進至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
 政不修除投袂執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
 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
 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
 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
 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到擇挾金人
 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紅請廷臣從因命督江上諸
 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皆均勢敵又懷私隙
 莫肯協心紅首為心光世軍中論之曰賊眾我寡合力猶
 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
 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有利於其身光世許之
 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
 聞由此眾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
 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紅請罷罷和二字務屬諸
 將力圖攻取會金廢取遣去使亦不遣還秘書少監紅
 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
 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

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
 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僉年復
 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僉年故相居中
 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僉年
 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是由是憤怒之除職書少監兼崇
 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贊台
 御史道觀十五年卒

魏杞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
 方尚王氏新說杞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
 四年召赴闕詔改官致遠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制定官
 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選考功郎曾星變紅因轉
 對言治平間曾星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
 琦以明實對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恭遜而官
 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
 任而例被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言大臣
 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臨安火災說者謂千家獻罪者謂非災異言李棣
 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言春秋
 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惡應邪佞
 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朋奔競之徒未汰乎指
 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賢有守之士未用乎在
 位之人畏人軋己且蔽賢未問誰盡公勞招復又
 宜鑒定哀之失孰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厚飲韓世
 忠家亦傷戶匠事下廷尉紅內侍出入宮禁而復戾
 發於孟酒乃至此豈得不為之慮建炎詔令禁內
 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進者配死以軍法乞申嚴
 其禁以謹風俗之戒於是履杖各配處州遷侍御史賜
 紅五品服時未勝拜獨相紅論論無所建明惟知今
 日進至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
 政不修除投袂執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
 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
 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
 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
 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到擇挾金人
 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紅請廷臣從因命督江上諸
 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皆均勢敵又懷私隙
 莫肯協心紅首為心光世軍中論之曰賊眾我寡合力猶
 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
 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有利於其身光世許之
 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
 聞由此眾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
 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紅請罷罷和二字務屬諸
 將力圖攻取會金廢取遣去使亦不遣還秘書少監紅
 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
 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

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
 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僉年復
 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僉年故相居中
 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僉年
 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是由是憤怒之除職書少監兼崇
 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贊台
 御史道觀十五年卒

魏杞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
 方尚王氏新說杞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
 四年召赴闕詔改官致遠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制定官
 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選考功郎曾星變紅因轉
 對言治平間曾星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
 琦以明實對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恭遜而官
 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
 任而例被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言大臣
 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臨安火災說者謂千家獻罪者謂非災異言李棣
 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言春秋
 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惡應邪佞
 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朋奔競之徒未汰乎指
 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賢有守之士未用乎在
 位之人畏人軋己且蔽賢未問誰盡公勞招復又
 宜鑒定哀之失孰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厚飲韓世
 忠家亦傷戶匠事下廷尉紅內侍出入宮禁而復戾
 發於孟酒乃至此豈得不為之慮建炎詔令禁內
 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進者配死以軍法乞申嚴
 其禁以謹風俗之戒於是履杖各配處州遷侍御史賜
 紅五品服時未勝拜獨相紅論論無所建明惟知今
 日進至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
 政不修除投袂執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
 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
 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
 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
 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到擇挾金人
 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紅請廷臣從因命督江上諸
 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皆均勢敵又懷私隙
 莫肯協心紅首為心光世軍中論之曰賊眾我寡合力猶
 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
 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有利於其身光世許之
 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
 聞由此眾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
 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紅請罷罷和二字務屬諸
 將力圖攻取會金廢取遣去使亦不遣還秘書少監紅
 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
 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

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紅充館伴使紅言頃任御史
普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紅至都堂問其所
以不主和之意紅具陳敵情難保論之曰公以智料
敵情以誠待敵紅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
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
屈已就和平待從臺諫條奏來上紅言臣素不熟敵情
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謀為
金人所立為之北而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
於全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
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
事惟輕許之他時及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
不從便生兵隊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
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疑兵如之何而可疑雖
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久可少
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
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
一軍一體今陛下下詢于指紳民情大可見矣欽望速召大
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
外之憂大將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
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宜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
國宮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
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
良貴屹然特立規故京為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
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
對京宗問就求釣軸者良貴極言何桌唐恪等四人
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特願之相非博
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欲於外當國者借
為在率黜監信州河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既
見請諫為黨使叛命者受刀國門即飲人不散輕議宋
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北以壯國體幸維揚
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員
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
南路刑獄主管江日夕相引兩省良貴正色對曰
親老法欲乞外兩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
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
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
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起為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諫入見語言煩費良
貴故善子諫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
諫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諫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
朕問之又諭子諫且欲語子諫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
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

良貴放罪子諫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明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亮
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
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女剛介清苦此老一節為通
書時王勳張邦昌俱欲殺良貴剛介之說家求之於宰相
諫令求罷良貴曰從臣除投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
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其諫疏多焚棄僅存雜著十
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
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重
釋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
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揚時游醉
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
務郎聖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
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
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
父憂服除召為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
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宗炎料曆上以卽舊人
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官中府
中當為一體者上見徽徽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
所見第言官之監階草場苗互以職職有詔從縣本中
奏近歲官吏犯職多至擊箠笞杖其方之遠或有枉濫何
由蓋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杖杖其可乎若祖宗以
來此刑罰則昭明聖憲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
矣願酌處常罰命合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七年
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
才即臣願講明法度詳審刑政固直言之路得人人得
以盡憤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進使江南先
有不可動之勢而後有舉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
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
閩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災悉充糶發未審朝廷何以
待之近者臣庶勤與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
苦其實不可行大抵欺身之人與朝廷利害不相侔
言不實不濟則脫形而去朝廷施設失當委任其咎
鷺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
下詔令已傳曉曉使之得以備非策也又秦江左形
勢如九江鄂瀾荆南諸路當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
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誥落致任得官本中言陛下進
臨江將將以有為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
能招致乃起謀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途疑引疾乞兩直
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
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
使通和右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

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存戒心且成敗大計初不
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之可也
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其歡悅檜私本中私用學
本中封還除日怡悅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相元祐之本
謂本中除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親會哲宗實錄
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
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增大怒言于上日本
中受黑風旨何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勳
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有
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百卷重臺
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
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忠宋之不能圖復中原
雖曰天命豈非人事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
彭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
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嘆矣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向子諫 陳規 李陵 盧知原 弟法
陳綱 李蔭 李朴 王岸 王元

向子諫字伯恭臨江人敏中丞孫承聖肅皇后再從
姪也元符三年以後辟思補假奉率三遷知開封
府咸平縣蒙民庶勢兵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觀
貴却不受子諫以開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
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早
漕不通有欲漕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
發運司檄子諫行子諫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
數丈而欲漕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問復作
洪儲水放水不之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
閉無節閘閘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
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
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
郎不就以直秘閣為京職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
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諫自劾王所以書遣金人言兵
勢逆順令退保河外人遂以毫末等州守禦所廉報
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縮不進時康王次濟
州子諫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
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劄書往蘇州問其安
否子諫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書往蘇州問其安
又使其甥劉達寶手書來子諫不啓封裝之械檄達于

獄遣子諫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
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遣直龍圖閣江進發運副使
子諫言去歲劉順奉聖靈顯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
臣即鑲板編械所部而六路之閒無應者間有團結
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集粟一路臣親率
諸司組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吝吝錢物者供供殊不
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
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備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為邊患陸
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散放常恬不知畏將何
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訪諸路監司向承蠟詔
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命諸路
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諫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黃
潛善斥之明年知襄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復為平章
軍國事子諫乞致仕避之生言者降三官初邦昌復為平章
禁卒為亂縱火掠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諫聞警報率
進及依孫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諫聞警報率
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李之隸東壁子諫巡城顧謂
日君宗室不可效此曹簡簡之威激激涕金人圍八
日登城縱火子諫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生敵至失
守落職能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諫督兵巷戰又收黃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諫與他守臣堅壁風過者殊科認復
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刺盜遣曹成
據收縣子諫守宜章成遂逃不敢向者百餘日諸郡
遂得制衡復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諫扼已擁眾而南子
諫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過驍騎入賊中諭以
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諫歸會官無司都統制馬廣遣
人持吳敬徽諭成許受始釋子諫詔提舉江州太
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諫忠節可
以扶持三綱願釋其無故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就就用于子諫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
尋起知江州收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
光世軍過劉豫入寇光世軍合規以之餉告退歸節
子諫馳至合肥具其無故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就就用于子諫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
尋起知江州收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
光世軍過劉豫入寇光世軍合規以之餉告退歸節
子諫馳至合肥具其無故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就就用于子諫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
尋起知江州收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
光世軍過劉豫入寇光世軍合規以之餉告退歸節

子諫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諫曰子諫
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
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諫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
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諫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
諫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諫也上意稍解批
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諫以權欲問直學士
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諫不肯拜金詔乃上章

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
使通和右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

言自古人主居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却勿受件秦
 槍意乃致任子誼相家子能俯仰自見於時受諸弟
 置莊贖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虹縣
 令已下迎拜宜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
 定于諱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選開十五年號所居曰蘇
 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
 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從視進王在去為盜犯隨
 部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
 還會說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守事規遣
 車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轟
 龍圖閣東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守事規遣
 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
 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拔鎗以
 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
 為誓而去董平引眾窺城道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
 偏規新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散騎閣待
 制時奉仲制略襄漢間其副雷明屯兵鄧州規請于朝
 就以明守鄧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以王彥所
 敗使怒從數百騎來誰明殺之奔劉以香規規規
 賊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規
 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
 益振橫遣人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許會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
 臾皆盡橫拔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謚諡
 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
 罷諸將政惡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
 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
 平觀復知德安府坐洪察吏職鵠兩金人歸河南
 地改知順昌府城壁招流亡立伍佐金人入京領兵告
 京留守過郡境現出迎生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赴
 州城中有眾數萬射剽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
 命諸將守四門且明兵候募土人鄉導聞謀布設粗畢
 金逆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
 躬擐甲與鎗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
 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眾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
 我不若潛兵研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鎗然
 之果劫中其鋒賊其甚眾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驚
 將士半閒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
 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欲為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已分一死進亦
 死退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鎗叱諸將曰府公文人檜嘗

死守況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
 金人迫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倭
 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
 求生可也而已兀朮至親備城責諸會用兵之失眾脫
 日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為誓并兵
 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鉅行城
 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戰時方劇暑規謂諸
 毋多出軍第更易易器以逸制勞茂不勝矣每清晨輒
 堅壁不出何金兵暴烈日中至甲申氣力疲則城中兵
 爭奮新獲無算兀朮宵遁鎗奏功詔謚議者移表赴
 學士規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鎗功者益足故
 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起日帥事機宜置之鄆城
 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日帥事機宜置之鄆城
 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
 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做古
 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
 險隘立堡皆冠至則坐聚禦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
 皆分牛以耕屯田民戶所管之田水田畝賦米一斗
 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通輸給為末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
 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無撫使有聲者惟下其法於
 端毅莽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施家無
 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閭雅怪而詢之乃雲
 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誓身求活規即親女查
 嫁之聞者咸立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
 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為諸守將法
 立廟德安賜額額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上舍第三遷太
 學博士論學衡邪正異同長官怒詔之執政論知舒城
 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選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從至揚
 州建隆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
 帝幸杭州朝廷遷徙尚書委之陵率九廟神主負之以
 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澤兩詔求直言陵
 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
 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
 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無婦女之私惟宦
 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劄劄發勤
 王之師一至至變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
 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此
 以千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此
 開復舊制宜與相質問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
 以千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此
 恒兩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
 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

萬享有開留神御於河汭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
 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治安未幾再叛反屢其計忠臣
 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
 路之謂鑿鑿與不久居此自臣愚度決無是事假或有
 之不幾於狂乎軍與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
 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謀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
 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揚祖為發運使給事
 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兼崇禮禮給事中書
 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
 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當親披甲督戰營壘諸道兵
 以為提督將相大臣相率死守效前日百官既死奔
 竄以扈衛為名棄城以予敵使生靈塗炭財用填
 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
 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
 職除知溫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
 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
 可恃者一大芻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
 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
 未厭而已前年讓渡江人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
 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為不可朝廷以
 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隘以今觀之孰得孰失雖揚
 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守錢壘之心變朝廷不能救
 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有輕朝廷之憂潛潛好自用
 不能用人臣願諸使能不知任賢自愛懸許景衡欲
 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去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
 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
 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敢不相救大敵一至自為
 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
 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窮命之
 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
 器之嫌邪以至賜姓兵改 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
 以陝以西不知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未忘所財
 以中興者其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欲以裕民財
 而用度方闢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典罪已之詔屢
 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恐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
 不以言陛下得當賢祿當功刑罰當罪施注措無不當
 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
 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
 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願浩既
 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
 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
 詔安洪道趨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
 論劉夔趙德存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
 夫乞節不立論事者皆善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

加汝武者雖來雖君相制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
 其罪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
 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
 諱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賢能量付以
 事勿因一昔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
 勝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
 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文職俯撰二年詔
 內外官言事陵言與以來朝廷詔牒非強以予民則
 莫若久矣新行非強取於民則莫若給例和買無事可
 支者久矣新行非強取於民則莫若給例和買無事可
 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買實取之雖名
 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腹取其豐美器械
 不取其堅利取其好者好務未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偽
 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週取以千為一週勝以一為
 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
 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磨之刻
 光世一軍以淮浙磨之李綱一軍以湖廣磨之上供之
 物得至司農大夫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
 口隨行一聞賊至揮精銳者護送老不其自隨者祇辦
 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賊不隨者祇辦
 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犒守令憚生事取財取
 以奉之當議者三三義名虛奉隨在批請在費官物當議
 者四或假關防或行賄賂奇名軍籍規圖功賞當議者
 五願諸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
 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解號
 作亂入境誘其徒曾余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
 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嘗言事
 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
 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
 西將不知有陛下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嘗王憲先授榮
 州防禦使陵革其制時諫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徽猷閣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百二十餘里王憲當國費出
 無算知原因疏言之論怒罷去久之起提舉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關入奏徽宗始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林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
 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閣閣提舉河東
 關為劾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濃帝建州揚州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以
 然帝幸知原餘海道轉粟及金給十餘萬至台州召
 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論譽

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徽猷閣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百二十餘里王憲當國費出
 無算知原因疏言之論怒罷去久之起提舉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關入奏徽宗始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林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
 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閣閣提舉河東
 關為劾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濃帝建州揚州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以
 然帝幸知原餘海道轉粟及金給十餘萬至台州召
 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論譽

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徽猷閣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百二十餘里王憲當國費出
 無算知原因疏言之論怒罷去久之起提舉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關入奏徽宗始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林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
 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閣閣提舉河東
 關為劾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濃帝建州揚州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以
 然帝幸知原餘海道轉粟及金給十餘萬至台州召
 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論譽

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徽猷閣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百二十餘里王憲當國費出
 無算知原因疏言之論怒罷去久之起提舉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關入奏徽宗始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林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
 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閣閣提舉河東
 關為劾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濃帝建州揚州陷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以
 然帝幸知原餘海道轉粟及金給十餘萬至台州召
 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論譽

祠之王師討范汝為召為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
平觀都督孟庚辟為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廉
官唐輝言知原為改華謬詔復為都督府參謀官章再
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尉少卿賜同上舍出
身使選選通司費卿賜三品服為吏部尚書以官秩次
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
黼罷罷為顯漢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學宮判書宮
置副使起知慶州尋為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使
府吏貶階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守職者
斬棄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燾以乏食疏師法原
開關約之與燾同破賊復與州方巨盜充斥秦罷撤兵
欲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
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
通川文龍至威茂劍鑄主之屯巴西而後慶慶上所帶
璽會元木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
功法原原不濟師不獲繼立功將士帝手詔法原
用法原自辯甚力上原不直之憂志卒于軍始法原為
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稱字李士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
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政和七年提舉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
不滿資殺帥臣變生卒吏民奔潰閩城賊騎入亂
兵中論以禍福賊氣沮遷稱奏帥臣自整頓從其請
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稱知變釋之叛兵
既討行遁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
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汀州太平觀
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太舉
細務略大利害稱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循政事以
讓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
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
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循軍政五年除直龍
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
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修廢之禁
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通編
類徵事御書成詔藏教文閣稱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
徽徵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
徵徵取中徽徵徵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
參酌間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
下嚴奉祖訓之意又言給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
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
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

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論故稱等議以國本未
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
以為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疑附屬與吏
部尚書吳表臣部尚書蘇符節官方雲翼丁仲學太
常屬王晉蘇籍並罷等以稱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
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陽漢火之徐民物凋
瘵稱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總二十之一而賦
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全房兵叛稱遣將平之而後
以開漢水決溢為慮舍躬率兵民捍禦陝州以撫
廣以疾乞祠除密閣學士江州太平觀西宮二十
四年改知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幾而卒年
六十四稱寬洪溫醇以誠接物而恪於榮利當常檢用
事以四為嘉為萬里主之資錄學附者無不願登願費稱
以立嫡之舊為人所知出入頗揮晚由來常少卿
稱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贊意遂罷其節有足稱自號
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舟汝賢汝諧孫以詞
學舉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學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書
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權官茶復強民輸餉稱無所
出被繫者數百人學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
取燕蓼間之曰白晝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
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
之餘以天下取燕雲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
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力也然趙晉輩無策其老
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官及燕既
平責監州清張張明年致選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
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朝宜少寬之官官誦稱出師
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學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
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稱泰十事忤大
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
悍學始視事有相擬為亂者學捕誅首謀者撫其餘
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學前領學士四川安撫制
置使成都舊城多毀災後學置木橋學士四大至民賴
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
以荒學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
祠于縣所開遺德祠民從發食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
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度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
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度
州教授以嘗言歷法太后不當廢處華宮事有詔推
鞠思者欲擠之死使入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
官勒停學故注汀州司戶掾京師位翰林承旨使純國
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
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
體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

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固
方互相排擊夫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
之學不求諸己而推王王之趨故懷心術莫大於此願
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直他執
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為度州教授又陳言者論
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館學罷為學府四會令有議
民言邑東地產金宜立額買換破用時發錢甚厚賂乃
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即知江蘇江蘇廣東路安
撫司王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
作郎年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
除孫少卿趙鼎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資政閣待制官
除孫少卿趙鼎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資政閣待制官
除孫少卿趙鼎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資政閣待制官

王序字周茂常州人崇熙門上氏伯理以
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諸民煎鹽多至破產惟有疎之
家得伯理請於州均之官戶而後得誣訴之資恨以
毀父變易登第第力成父志官於州縣不聽言於制
史言於三司三司以問還籍復者三百五十五家調歲
額三十萬戶管糧與州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
亦辦御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乞歸三秩罷歸
而卒母向氏欲聖慮后之姑也序幼穎悟七歲能屬
文微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曰父以
直道見排毋撫撫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
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開
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師千里究其旨歸兼歲
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昌志
藏符器重之書以經說奇蘇試制二帝三王之臣皆志
於道推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
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
易忍之不行也賦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
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序以宋邦傑學成未
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
事遂罷制科序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
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舉序上書論時政得失
謂中外親戚將生寇賊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合法下
第復歸奉親養志不處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
天州州復以序應詔序曰昔以每年五二求侍養不
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
序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而王吉嘗舉黃

庭堅張舜民王章任伯而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
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喪復
舉八行事下大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直州府教授賜出身
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
詠皆愛君愛國之言太后念其始苦欲官序以遜其弟
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弟兄及前母之姊序卒孝宗諡曰
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傳至徽猷閣直學士序浮沉其間
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云云

王天字資濟南大厓人門蔭蔭中明法科歷深叢
二州法曹判大理評事序以正林直叢叢得幸將毀
釋氏以逞其私裴州僧杜德實毀佛體香有司觀望靈
素意捕以開衣閣之口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
坐以書風教流之傳衣官尋子嗣為陝西都轉運司
主管文字序定一劾令所判定官通判慶慶府知漆
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勳郎中遷大理
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得劉正彥獻得樞車幾百兩先
付大理獄將盡戶諸事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願其中
婦女有佩符及函符以從者高宗覽曰卿言極是朕
慮不及此也即詔自擢正彥妻于外皆釋之范瑛有罪
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瑛不伏衣衣以靖康城中有
遷上皇猶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瑛稱死罪原願史曰
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屍屍將死四年升大理卿初帶
御器械王球為龍德宮都監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
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
敵何有從復歸國家乎力寬之先是石司憲反付劾劾
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
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可自直非法意也
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劾令刑雜犯死
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
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
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
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謙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
有聲鎮守可謂扶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
弟並用材以材見稱陳稱守禮知變李學為政有惠威足
紀焉李朴不謀權威王序志高而晚節頗衰王序明恕
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衛庸敏 劉珪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胡交倫 蔡崇禮

衛廣敏字商華亭人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廣敏奏曰彼生長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建許亢宗遇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廣敏至燕報愈急眾懼不敢進廣敏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覆廣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誓及受書欲令雙跪廣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廣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正一君耳皇子耶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廣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廣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使所留靖康初始遣進三官選吏部員外郎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宜問使廣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不可遽制其禮夫遠人心願始仍舊乃復稱接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稱制之罪高宗嘉賞遂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蠲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糧浸陸從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軍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敢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恥為甚者為敵人飲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其能許楚如紀信者有也及金人偽立張邦昌時求其能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權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此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阼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寬宥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昇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早宮室其飲食惡衣服減頓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能之雖昭格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官在頗與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亡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

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展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為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廣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客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廣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闕寺於閑退而用者遂獲後父邢煥除徵徵閣待制大后兄子孟忠厚願讓直學士廣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廣敏中書舍人廣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為為是則方當罷罷以臣為非則臣當罷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末論臣雖不肯願附於司馬光陛下願太后母其孝待成廟莫若恩勳臣下莫若實其言陛下願太后母其孝待成廟莫若忠厚臣以非分所謂恩不用臣官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論廣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廣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廣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論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廣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遜乞正考官官罪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廣敏在後省論事為黃潛若江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廣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廣敏謝曰臣頃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履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請歸華亭就醫許之禮部侍郎初廣敏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廣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侑

劉珪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學以書進中書舍人鄭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官掖之非遠還額表豈逆計禍福遂後日報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英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論曷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宜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廷珪請皇帝設大小次候上皇御坐率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大臣或賜劍履上殿或執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坐侍殿西等三衛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請帝坐即率執等退立西階遷太常少卿計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珪言唐太宗明皇帝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帝

華見素就冊之宜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踐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廢除中書舍人陳瓘開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詔虛懸公羊侍稱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嘗未嘗改任用用既公羊侍稱職實必視功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後太平也此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從而新之長人祇候之班若可親至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虜才浮原委之貪而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費濫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政擬各舉所知不同不之說志同實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降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下誣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廡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責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關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濫進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京諫以書告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玉書行金玉堂爲言度獨謂不應重賞大舉去秋蔡靖應以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送不設備諸寬度領表詔子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安扶又持不可再言琦琦好水之政弊釋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劾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官祠吏部侍郎焉泮言珪持兩端爲綱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悉金人籍以爲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莊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容給乞駐軍金陵以待敵臣伯彥黃善若言主幸東南帝遂以揚州潛居隱居原任戶部尚書珪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憲諭旨珪論如初詔潛原提舉醴泉觀選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過度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諫謀開直學士耶煥徵歡閣待制珪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宰相者詔煥換玉持節監兵食忠厚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准何備敵兵食爲先以降卒爲見兵以糧本爲見糧無一可時維揚城地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

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歸安以珪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即以久雨詔求言珪疏論消災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即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雖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指畫之方明斥候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陞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珪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珪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舊道路險狹未嘗分意今聞衛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獲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罷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珪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廷壽珪珪珪珪亦上書自劾論候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家求十卷

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劉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斬壽問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涿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戍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瓌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論以逆順理乃去自軍與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拔塔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陸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盧壽嶺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黃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克暴頹險之後十八年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僑有威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柳賊劫源沮軍事源以書抵奏論舜陟受全盜馬非訕朝政積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杓燕仰之往推劫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邠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充實元英言舜陟受全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檢日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勅官不可不慈遂送刑部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邁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蕭王樞出質幹難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偽立請金人歸馮淵等時因得還真為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全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項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賊入寇晦用教授釋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賊大戰斬斬新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楹在城中單騎往說舉軍遂降進徽徽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策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較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陸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我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去此制稍綴我大軍兩側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樞密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明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韓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議論

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斷所言與否然不為世忠所樂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鈐轄磨厲之後過去勞結諸峒蠻出為邊患晦老將羅統戎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囑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賊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羣酋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法度賈時升其故平與國官不異其當官才且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進士第為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綱為詳定一司勅令所詳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思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困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侯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舉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曉時務者同列皆悲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直為首就時乃君九成也眾皆服服選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亂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眾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閣宿蠹未除綱網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突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忠受財之弊從之論年而書成奏給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宜內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進用太速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停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職財利者做劉晏法溯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詔曰朕親親也拜六察選二史官官時有幾幾一止謝先朝惟張季悅耳因極陳臺御史官之蠹執私植黨無國心豈曰罷主官台州宗道觀召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為秘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吳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善勸和議驟自太府丞經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罷罷之不報遂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任偽廷

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葉文如忠厚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親詔以元帥府傳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儆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安居瑄閣百餘日數奏不已用事者始息奏一止同周紫陽呂廣問丞何李光侖提舉光州太觀進落職罷閣待制御史中丞伯履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詰明而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辭嘗言訓誥者實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為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葉五十卷子特慈弟第事止

初為浙西無虞登宣和進士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舉止自貶馳謁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為發運使舉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判湖制置發運副使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為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連說開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抗治糶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舉止言京口控扼大江府兼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一軍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司浙防秋時沿江號令歸軍及崑山常熟二縣總領三官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為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舉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常難難時上疏言關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做唐制辛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輪忠贊謀之勞舉止與一止岑皆從從昆弟帝嘗稱舉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敏忠堂類集十卷

胡交修字已林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秦州推官其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羅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關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從祠部遷左司官再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

淮南當吾將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帝吾將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浙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寬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強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飯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聞其自新之路禁苛虐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嗚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鶻落亦為吏士所俘獲而盜可彈壓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曠土為盜區吾抗稅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牛豕家白晝為盜皆吾南敵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惡征暴斂敢其不肯之心新業以時各安其業穀船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與連西路置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初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與連之所為乎世以為名官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大乎臣以厚王師議送早登尋道周昭天守常川坐視賊之竟會大皇帝問交修致早之由對以始祀伐罰之故乃以祀屬史祀疑為交修所議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崇道按驗交修無所枉然崇道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為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學士化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將令冒實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入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喪死者寡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則從輕認否如其言朝論激以四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道大錢糧徵可鑿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貧民盜鑄死徒相屬以今交子枝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告之不一觸意網破家壞產以實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錢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安言無行之徒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違信之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覺之震怒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謬謬也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為名帥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道險遠漕舟嘉慶江而上春夏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徵費爭先十錢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

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葉文如忠厚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親詔以元帥府傳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儆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安居瑄閣百餘日數奏不已用事者始息奏一止同周紫陽呂廣問丞何李光侖提舉光州太觀進落職罷閣待制御史中丞伯履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詰明而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辭嘗言訓誥者實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為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葉五十卷子特慈弟第事止

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除悉就糧他州如此則
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命學士院連交
脩意詔行之議徵宗配享功臣文脩奏韓忠彥建中
靖國初為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入大元服八
年夏以親老除質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
筵力言老願奉祠里中以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
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士
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為號
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合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
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然明
自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文宗愈至交脩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人者自交脩始交脩衰
次為青號曰世絲綸集以修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季閏繼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文脩者其文
行之兼副者歟

恭榮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
經進士科恭榮幼頗過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兄大驚
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及入太學請生游於王氏
新說少能詞藝者徵宗幸太學崇禮上二表奏海與同
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瀋州主簿為太學
正選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
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
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
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郭忠復
罷閣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憂恤遺直之意有
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審意引裾嘗犯於雷靈計
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微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
爽不忘生靈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則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等兼
直學士院以徵散閣直學士知常州其學聲號難治
屬有巨寇起建州聲城郡境人心動搖崇禮親率眾
一如常日屹然處境內外接堵如故從知州召為
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諸侍從官日輪一員具
前代及本朝事圖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
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合從官一例其所問既非
舊典且又越職望合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
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
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每在萬里外當用其士夫
慈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幾盡崇禮私
覈餘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稽考莫不務其私
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
侍郎仍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計
守守則崇禮奏議傳金人併兵趨川陝蓋以向來江

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
若不守江浙在蜀兵之勝負又妻君之有臣所以濟治
臣劬勞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
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
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
之毀譽是恤惟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名於
己其為則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
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
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那煥以前度使致仕告歸舍人院
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級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
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帥始令特帶節級致
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
今如祖宗故事進兼待講兼史館修撰時有言東情神
宗皆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置
本元祐所情已是成書宋本出崇禮手多所附會乞將
朱墨本參照修定皆宗實錄崇寧間崇禮奏舉編脩增
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修定欲乞訪求故臣
之文字獻專述恭榮又奏知湖州江漢編類元符庚辰
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述乞下深以已成文字赴本所
並從之先是崇禮奏訪求甚備未及脩纂禮取而專
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日連千取而
封得一頁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屏之境得一頁令則
百里之民說故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助
當時之事以守姓名名列於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
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命數百篇為文簡意明
不私美不苛惡深得代古之體以實文周閱學士知紹
興府劉景孫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
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部財賦之
地簡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慈城郭
厲甲兵檢及春帝還七州於然不知羽林之連期心夙夜
印發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少時秀
發聰敏絕人不苟厚學斷絕之行儉儉欲獨學心辭
章詞雅音清澀氣振長歌慷慨論風生亦一時之
英也中年頗到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丞擢學士崇禮
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諍秦檜罷政崇禮草
詞頗著其惡無所隱諱深嫉之及再相檄詔下台州就
崇禮家其妻自於帝前納之且將備懇會崇禮已沒
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與懼不敢陳大夫亦無敢為
之任明白河連雖武夫人曉然天意成一日當書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
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
皆一時之表表者則一止卓正兄弟之忠清交崇禮禮

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巖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愷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
司法參軍歷漳州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道冠
錢塘城閉帥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
王淵討賊誼隨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
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幸臣百執事咸在人心胸胸
帝問章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時希五顧曰乞問三軍誰趙班兵之日問三軍何義
若將鼓亂邪希五却立屏息帝嘉之定定寶帝孟吉陽
軍誼遷二秩遷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兩難以濟
軍用以稍運罷未幾召為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張浚宣府陝西自助何東暗督官誼論其折衝無斷太重
當除副使使之自劾何東暗督官誼論其折衝無斷太重
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免何東自太平乘舟抵平
江所至劫掠誼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
三等大為陣船次為戰船小為傳令皆可為戰守之備
詔淮南三宣無措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眾處南
侵我亦眾處奔走謀國之臣謀陛下也此者駐蹕揚
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兵侯不明金人奄至臨江而
東此宰相黃潛善王伯舟過也前年移建康兵練將
勇旅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
避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如今守戰之策安
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
必資舟戰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
將必資駕無術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資運
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擾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辨
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與益過危生財之
策誼對曰夫養食殘虐之吏則民可用循良廉平之
吏則盜可彈敵寇未過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
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在法則政
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則直備等請合祭天
地而以治太祖配誼言循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
則未盡禮之大事帝則為簡策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
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
王仁宗皇帝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
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

享仍微地示之位故有去並備頌文之詔如嘉祐之詔
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嘉祐之詔
臣等謂將來明堂大舉宜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
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兼知平江府帝曰
誼儒者類其奏獻平恕使民不究勿令補外尋除樞密
部侍郎詔誼有司編類四遠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
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擢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
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益有所執守復改刑
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命誼奏比脩禮典較令格式其
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則今在
有司為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求疑用則則司
聽惑而不孚欲因申明則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修
郡守與承用官參考祖宗舊典各據新書之闕遺條
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為定法選徵開闢直學
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
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虎禁門之內皆極
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卒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
人殿班親軍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
北禁衛之意簡本朝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
一衛合李取五軍為兩衛則禁衛之備及西北大親矣
四年全遣李取五軍為兩衛則禁衛之備及西北大親矣
東南者又欲盡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
使參政庶益以母老辭為首為代加龍圖閣學士充
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蓋至雲中與粘罕
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論還還曰萬里衝命兼迎兩
宮必俟得請金人乃為肅虞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
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
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誼屢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
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則兩南兩北之閭閻賦役
運司皆諸路官供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
不之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
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
真西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閭閻賦役
運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
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設
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
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損失矣五年以奏請即除
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遠歲大旱米斗千錢誼平用劉景孫
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遠歲大旱米斗千錢誼平用劉景孫
狀聞之法置場官一每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
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劉景孫等曰此不足供以饋卿之
勞其勿謝明年移守建康復為戶部尚書誼奏屯田之
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甚多朝廷必欲家給
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

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

行在力辭乃再遣使全使事而不得既歸帝復許
以州大用又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微州居數月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辛年六十五請孝友廉儉既黃無屋
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
以後復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
未免迎望風旨諫者以此少之至於忠孝廉潔養性宮復
還錫祈請之力而全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
厭兵欲和難自已發故使檢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
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蓋至是遺書命蓋檢
之除謀以錫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全知之而其
議連語也錫死四十餘年益通惠其家駭焉嘉初改
諡恭敏

王次翁字慶魯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
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郎頭試第一授
恩州司理奉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
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以乏與論次翁微取屬邑丁
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授而
集陳廣西轉運判官時刺盜馬友孔丹舟成更據長
沙帥撤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禦賊次翁即以具
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
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若對論事
不合出處州乞祠歸寓于慈昌頤浩仲長少辟爲參謀
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出發次翁見之樓閣言
願浩與次翁同郡願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
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
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
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帥辛執批次
翁以開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
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淵爲鄂州巡檢而湖
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合置于下而不朝趙廷之尊
漸不可長帝命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誦孫崇節即即
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閣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
法礙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
軍且言著令寸鐵人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
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
因言議有隙後於錡由措置有隙竊恐錡保一孤豎光
世軍處窮獨後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
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
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日前固是初無主議事有小
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入而排斥異黨收
召親戚紛紛非異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
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開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
與其內兄王珣皆以恩幸得官初罷政二人損斥累
年至是次翁希檜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父子遇
舉得無傷陛下幸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

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既罷趙鼎歸會稽上書言
時政愴思願復用乃合次翁又言之乞題置于法且言
特進乃宰相官雖謙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
也遂降散官居居興化軍右議大夫何錡又論鼎罪
重罰輕朝奉大夫移漳州檜猶未厭次翁又論鼎
閣邊喜見顏色錡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
當生誅意之罰錡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
秩不相遠漳州比典於爲政事而此所謂人將玩刑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土論大駭金人敗
子拓臬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
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未至檜
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復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
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合堂尉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
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諸其
子伯岸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變次翁爲奉使
愿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稿從者是境金使
責憤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
擴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
際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
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母子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
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棄命故不敢
專檜大喜力爲密奏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
中宮奏爲冊實副使帝終惡之檜次翁辭位遂以資
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州檜悔之愧問不絕十九
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皆視戚族人添差浙
東者又數人皆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
者莫不以復件出去終始不一者惟次翁獨
范同子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
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檜與八年假太常少
卿接件全使蕭若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
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
吏部侍郎兼資善堂學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
議忠諫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密其兵權檜
喜乃密奏以拓舉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
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復樞密使飛副使
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
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
拜參知政事兼資善堂學士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
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乃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召爲選
天下兵歸之右至信州調夫治道愆度籍籍近朝廷收
遂罷同檜意未已高再論責授左朝奉朝祿書少監
謫居鄞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
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應字原仲宜和未補大學疎二帝北遷金人問應名
索之應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
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檢
校御前司印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
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選計議
官召試館職罷王管崇道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
未終改通判明州樞密院專政召爲秘書丞未幾拜監察
御史臺長官恩資淺當先罷即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
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檜王傑特以命應應言
王傑當罷請建康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未書之十
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且接待使全使完顏華
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使以禮折之皆
聽服及還就充送使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除月升端
明殿學士金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權王傑十
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應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
精擴潤色擴詠一毫筆詩應以爲詭已誅于檜詠御史
李文會劾之高問侍經進帝問張九成安否朔日又問
檜檜曰九成之唱異歌爲臺臣所論于部乃力乞祠
觀其終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實不可無檜疑
問薦之以語應應又敷文會攻去蘇州守臣言違客
李光弼作詩詠時政應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擴橫
墮子弗資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勸擴數是光再罷之
後海文會既升西府應越越人上書勸擴數是光再罷之
後二日應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
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屬皆賢應曰陛下任相
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園中失節
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排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其不容
應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宜和問歌延福爲學官以
其父在東官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後後福獨
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萬執政必選世無名譽
柔核易制者應希檜意迎合附下上至是斥去天下
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王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
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應書宣城表弟王奕建
斷水令遇之醉中謂應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項成所
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應聞之色如死
反遂留矣不聽去會原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
皆意矣印書漢得容舟以行應憂撓而卒
樓昭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
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推宰府司儀曹事改
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詔今日之計當思古人
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因南
爲屏蔽權都建康斷國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南
江爲險阻權都與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臨臨安權右司
郎中時錫書員多闕少自保以下多添差昭言光
武併省吏員今緣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

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昭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
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學師
日久財用匱乏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
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秦檜使戶部
長貳兼領諸路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
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
州縣錢穀判部諸三省相度措置施行之又言監司
郡守係民甚切之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曾任監
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二人詔從之命書
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俊又封還而竟爲權臣居舍人
人張蓋封還乃命昭行張俊及封還而竟爲權臣居舍人
何論書蓋行下於是蓋與昭皆請補外以視閣閣檜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勿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
謂之日卿與劉紹皆朕所親擢者遂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勸紹草其文曰乃上宮開海福
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制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國賊
字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等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金書
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紹奏京師統制吳革
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瑄所害
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贈又奏陝西諸路紹劉豫
郡縣有不從豫之命所籍資產並令驗給還紹至東
京檢視宮室尋詔承安軍賜錢遂遂長安會李世輔
自夏國欲歸朝朝以書召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
至鳳翔以便官命郭浩帥師赴延福政帥河南擊吳璘
帥鳳翔朝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
信今我軍東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持蜀要我陝
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
二軍獨屯內地紹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蜀邊屯
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
昭還朝以親求歸省于明州謂之命給假迎侍仍賜
以金幣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劾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屠大方所劾
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諡
襄靖昭妻附葬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
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安自專大或者論其奸
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
宗即位避鄉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舍第沉浮州
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秘書省校
書郎歷著作佐郎鄧弼員外高士令平易盡善後因進
爲文三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
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
淵深而造詣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
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革趙鼎罷相制
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須變動四方當速召君

二 十 五 史 宋 史 列 傳 第九九三頁

開明書店鑄版 5475

退日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扶四等加敷
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振為守威行
惠字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
之賜銀五百兩箱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蜀人正
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色者名臣振居瀝江
自父後時見過客與掌聲者多湯死振造大舟備工
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
卷子誠忱

論曰何錫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
鑿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
子所謂謂夫忠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錫能伸
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焉蓋望其
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綱 洪擬 趙瑛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
人如圭自其誤帥為己著不易也如圭正色曰帥下奈
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覺然從之自是府中事
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愛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
檄文文字近臣文為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
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
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
敵居之乎鼎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停做議多不可
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
草駁遂引却者眾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信師逆營
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吳萬世
矣檜怒奪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
為功如圭論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
咫尺今朝儀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于帝泣然
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僕及張燾以行檜以
不先白已益怒如圭告去奉板歸葬故鄉既訖差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
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連時餉口錢以
安集之自未遑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遂調流廣復而

檜之積過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曰下書責
債甚急如圭自仲委奏謂之檜死被告入對言為治不
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以
墾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

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
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履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
餘之望惜農者無饑饉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
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稍利准贖土畫為丘井做古功法
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備而武備備矣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
宗憲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籍籍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
憂之撰奏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
奏請以獻請深考詳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
廷議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其誠謂如圭曰如
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
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秩皇子舊占役
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
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歸祠如故稅舍都武以居士大
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贊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
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累具屯田
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論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
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權通判司
理陳澧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勳輩也嘗市
碑有武臣強取之章律以罪繫獄表臣方勳之郡將曰
卿有盛待乎表臣律以不知者罪其其事官監察
御史還石正言高宗召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指置
上流以張形勢安輯准何以立藩蔽釋民兵以守險阻
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
薄官以理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
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適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
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不悅奪其
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下耳目所以防讒蔽杜姦邪
若各其切直而默之使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復
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忠之表表臣曰唐肅復
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草草幕府下僚
獨建忠義以卑代少游雖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
順之理初不以卑名賤官卑為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
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禦方略亦堪倚仗
於是陳欲等十數人竊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
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郡中遷左司諫百官
陳裕固強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獨稅役以懇開
田汰補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充冗員停度牒以養
商抑租以節乾沒安計以制刑俸備法以厲將
帥抑弓手以存舊籍和買以絕弊用簡功以息瘡
痍宰相擬表臣為諫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
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

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
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秘書少監同修書宗實錄帝
如建康訪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
部侍郎建崇二國公使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使留
其進解力也從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
秦檜欲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
不答又以議大禮禮意罷去起知婺州會大亦發常
平米振價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數文閣待制
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
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八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途自有時心
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
身也及同知舉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
次選調饒州安仁丞刑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
交辟欲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
寇陽梁山間地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
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
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廷蓋言自
則當有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
回強敵自斃也宜和以為難者十五至靖康與宣
和和雅靖康未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
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
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
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
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入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
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
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待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
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
于州之祥符觀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
之時其祥符觀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正帝
方鄉親諫居正次前使聽納事為集錄十五卷以廣帝
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
宋興百七十二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日
行在於一日二日三駐蹕之項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
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
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
諸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樂業備敵任賢使
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
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居正嘗不酬
居正疾其說居正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者必
敬彼共圖中國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
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說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

衛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籍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
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
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檜居正置檜不行語其屬曰吾
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
自解復手疏五不可開謂如建炎中數謂司市御炭
須胡桃文鴛鴦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各
安知所謂胡桃文鴛鴦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
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遷
趙令憲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
度何以却之遂殿其選則宗室承宣者不旋踵求為居
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彭二敵敵陽謀已贈官居
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御史史若愚後為令彭彥
恭誠之俊訴于朝帝為罷彥恭誠居正言彥恭不異疆禦
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與以來士大夫及勳
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
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獨進奉大禮稱居正言大
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
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賜之至使州縣自陳已
為非是乞速如所請除日有中外諸居正奏進習請
託進擬不白朝廷所繫非輕自錄中書居正以進帝皆
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
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
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均見其弊安在帝
曰安石之學難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
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
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
色曰豈不害名教耶孟子所謂那說正謂是矣居正
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
頊信劾居正曰暴詭詳傾傾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
其弟居正部郎居正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
書舍人劉大年侍帝諭制詰帝曰王居正在極得詞臣體
侍御史蕭振論守合資當帝居正守發免黃羅御狀
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
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歸杜門言不及時
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
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復故職
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貌豐偉音洪暢
奉棘堯兄弟宗族無留者如祀思以任其弟居厚及辛
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
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
為書辨學十三卷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
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
秘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孫少子程順願奇之第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孫少子程順願奇之第

進士為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萬召試館職不就
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
會有為復舊宜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為吏部郎官
左司諫權給事中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教復
言光世帥一遺未開為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田此
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
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
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計中與有期後
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耶律詳定一司教令渡江後
庶事釁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教復素剛嚴居吏部
請議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
牒四百充賜千教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
惜則兩宮在遠陛下當此節欲奉一蠲為萬歲壽不
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駁有卒失宜帖得
中旨給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教復奏一卒之微乃至
上瀆聖聽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
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竊指犯綱壞朝至危亂正
路閉塞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北路宣撫使
伯彥奏謂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濛濛改教復又論
奏召嗣既不可為為監司亦不可為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為吏部侍郎耶律詳定見詔求
直言教復奏昔康盜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狃
廉耻道消毀譽亂真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
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狃其假寵
竊權蔽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
毀譽亂真其重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
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此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
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
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為政願
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
盡諫條奏所宜教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常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己則一事既屈必以他
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
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則此後可以號
令我小力違異印成黨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
秦始方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
龍如淵說權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
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教復同尚書
張璪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
又以此躡橫禍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權右
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為自治自疆

之弊既又與蔡等司班人對爭之檄使所親諭教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日夕可至教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謀國
家况吾輩桂之性到老愈謹請勿言檄卒不能屈制銓
論州臨安遣人械送配所教復復見守臣張登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論為開封者必不
如是登謂謝為追遠始槍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教復獨
有憂色曰姦人相與張致遠魏紅閣之皆以其言為過
至是實銓教復謂人曰項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今
方策國便改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故事待選宰相開院選宰相必送數步
教復見檄未嘗送每日人必自悔而後入梅之等請外
以資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官開禧年
辛年七十一教復靜然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雖峭敢言可謂無忤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節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
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
之入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
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
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願
浩再相龜年領奏檢正朱勝非京詞兼侍讀恐中書
舍人胡安國待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議其侵
官阻退故侍御史會過時王倫來歸龜年劾其專主大
議且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
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
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借
盜虐人主之昭其姦則合黨結交與比周榮或主聽
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
者伏見秦檜擅自全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趨至幸輔
乃不顧國家盜成禍在己欲承秦檜路書上檄罷併劾
檜黨王昭王昭王道皆能之檄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槍拘私欺君
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魘魅今乃任便居位雖陛下
曲全大臣之禮察槍姦狀恭路復檄以儒學最上職名
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姦盜必分從為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秦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
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
則何忌憚而不為槍辱貌深情篤言偽行進迫君臣之
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詭計格上不畏陛下
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
一即可無况槍之欺與私顯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
被槍廢職上章曰槍與私顯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
取相位竊入竊國柄收召陰佞結黨與陛下以智臨
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
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槍潛恩隱惡
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

破為臣姦庶庶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
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
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趨操不正歸詞諫詹
大方希槍意勸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
住平六十三龜年徵時承福等李朝隆之許妻以女
龜年既登第而朝隆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
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妻之任子思
先奏其弟之子人淳養之自湖南提舉
程瓌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委瓌為子姑沒
始瓌本姓亦有聲大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
氏父母服除服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
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
人紅玉珣書別救遇風逆水滿許調夫瓌渡淮見民丁
挽舟如故遂劾瓌奏請遂命瓌命瓌命瓌命瓌命瓌命
良貴核實良貴奏瓌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瓌請
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瓌往河東秦翰往河
中瓌奏臣願奉使不願制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
諭城守不下瓌與金使王炳信至燕山還陳左正言即
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舉祖宗典例
追無術欲苟苟容倖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
欲汝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浸廣最時病之大
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瓌曰
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
路外議謂何瓌曰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
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萬不
粘罕爭功故幹萬不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檄書
約余親親為粘罕所得得因言金兵圍我重數月不
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傍邊
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瓌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哲庸唐
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免別選英賢對言天下
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世變吳帝變吳帝變吳帝變吳
因言有無正事情德是與否可消疑論蔡京罪帝
母問吳敏哲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
辭改也田即官請添監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瓌為司封
員外郎瓌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補主事管州明道宮
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
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日曰省費
除國用兵息民瓌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軍弱
五軍多出於盜瓌言李焘增軍各將可使徒張戎行帝
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在外總將增軍便其使張戎行帝
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將增軍便其使張戎行帝
相應然槍誠實但太執耳瓌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
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瓌奏除簽書
樞密院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瑄

不拜以教文閣待制知信州待御史江公駱左司諫方
公孟言瓌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
安國劾一止言瓌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瓌為庶幾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瓌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瓌瓌曰給事不見御批
耶瓌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瓌瓌欲使不敢論
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願瓌潔然劾益未幾以言
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徵歐陽待制知無州無何
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官居父母喪服除知慶州從宜州
復奉祠在德厚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萬
言與符契今英復滿朝豈無為陛下盡心計者願厲
志而已尋遷瓌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不取於民
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
民日益厚兵日益強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
十年再拜拜曰十年之說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
書槍既主和瓌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槍忌之改龍圖閣
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槍見瓌奏請同列曰堯之洪水
不至如是瓌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官生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瓌在朝無詭譎為論語
說至為不射信孔子不欲除中人至周公謂魯公曰
曰可為流涕洪典祖序述其意槍以為其已遂與祖親
安行發歿京西漕司亦等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槍死瓌
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
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廣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
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
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自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
解謂得免軍多西北人不開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下羣盜
據洞寇官軍多西北人不開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下羣盜
經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洩圍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
薦改秩吏部以徵文淵之關弗錄求職闡歸臺鄂台二
州教授紹興十年詔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
闡開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開中地闡言開中必爭之地
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開中原次言監司郡守
萬舉之弊又乞嚴禁邊緝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
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
逾爵賞有過則始息又兵布於外禁衛軍寡關上賦極
論之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官以益禁極
皆如聞言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官禁極
萬舉謀必先論以己意嘗謂開中秘書久次欲以臺中
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槍然
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衛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

志也其為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關失
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
為言深以入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淳熙七年八
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
十卷諡簡肅

孫道夫字大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
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機等張漢潛于高宗召對
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於黎人心在賢材聞與
復以雪國耻上在越後道夫奏事賜孔明將左承奉
郎再詔對言漢中前敵三秦移蔽巴蜀先經營漢中
關輔不有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
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武之國晉以來嘗倚
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
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能禦之上嘉
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漢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
者滿養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
徹宗因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聞蜀中
水運陸運輒便道夫奏水運運而省費陸運而勞民
宜撫初由水運率水費錢十千後以緩從陸起丁
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兵以弭亂
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宜撫鄭剛中為其治行第
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綫先是守以軍匠置機
買絲騎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蓋非奏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
蜀民二稅盡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
部侍郎充實金正且使金將監監詰奏倉存亡及開陝
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權禮部侍郎上曰蜀
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後蜀士仕于朝
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奏對兼侍講奏敵有
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
曰彼金人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臣願
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
該疑其引用張浚意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
任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
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潁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
母死盡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獨提舉京西南路學
事按部蜀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
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
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盡素得幸作符書敬神錄朝
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松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為應
天少尹庭無留訟聞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
改提舉湖北從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
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適月
除廣西轉運副使從京南路盜駱科起柳之宜章柳桂
皆洞河宣撫司調兵未至讓以提開幾疏其賈朝廷遣
他將平之請開得崇道親復為廣西運判回籍居上
饒七年槍死起為浙西提判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
黃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黃巖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贊上中薦召對
以疾辭除直祿閣除治未幾復直祿有折檻乞氣久不
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乞氣
牽裾還勿若直干者者願加優容時帝德檢置靴
弊方開言路惡詔者衆幾懼有獲尺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秘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
至須髮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多談前輩言行臺閣
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實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
權禮部侍郎兄林開皆嘗忝春官幾復為之入以為榮
吳越大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遣其言
他日請幾曰前所進陳事甚切已遣諸臣振濟矣引
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老人姑為朕留計以事提舉
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
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敵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
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關淮甸此正賢智馳驅不足之時
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
有欲遠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
大害為朝廷計正當督勵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
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
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受禮幾
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履請老乃遞通奉大夫致仕擢其
子遂為浙西提判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
清幾三任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孔氏孔氏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黨禁方厲無
敢說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道地獄獄又
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進至司農卿建亦終教文
閣待制而逢幾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宗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參議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樞中書舍人被垣草制
多所論駁忤時相意遷太常少卿官監大寧監鹽井
匹馬之官不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中易務
除直祿閣知和州從知恩州請得馮慶慶判南京國
子監復為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即位除殿讀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穎昌府兼京西安撫使眷職奉

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歲年求去復得馮
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劄陽招捕
虔寇寇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召論自古興衰廢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
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
烈可與周宣仲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
大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屬也一失其防陛下
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屬
請去進賢文閣待制知江府兼江西安撫使嘗倍于刑
部侍郎臣文祖慈五月尾大不掉之患幾何屯營營子
天下周慮宿衛領以三衛合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
之帝悉嘉納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事和
議開當草圖書辨禮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
侍讀檜嘗問慰以溫言且口上虛執政以待開曰
傷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厚厚祿願也願聞所以
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
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
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語
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
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何言公自取
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官未還母后
欽宗未復詔待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
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
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暴真積力久如元氣
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
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聖訓所望於陛下者也
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
亡檜然會檜密編修胡銜上封事痛詆檜檜稱開由
是罷以資文閣待制知安州開言議論安發賈森國事
力請歸檜奪職同知以為不可提舉太不親知檜大
以病免居開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士大夫
升輿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檜職引年請還政僅
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始復得制盡逐致仕遺
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堅陽也從許學
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居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
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嘉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
法孫川陝歸發司屬官建炎初通判州田補恭兵道
王岡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願下郡將以無犯湖湘
賊王剛破種簡桑仲郭守忠茶務前聚犯要門
夔兵素弱宣司檄郭守忠率兵往之賊潰去
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檄林待請學士范冲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
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疾命開門賜環待班九月

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刑罪准
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夫將於是邊
方讓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
呂祉代之濤謂祉庸淺謀謀必敗事莫若擇將士素
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沒不納社稷果以輕易失
士心未幾劉錡叛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謂時
帝駐蹕建炎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利成十餘
萬苟付劉錡即命可無憂顧此危疑宜輕退以啟敵
心因薦使李迥諒以實聚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
言都轉運使李迥諒以實聚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
言都轉運使李迥諒以實聚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
言都轉運使李迥諒以實聚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
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
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
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
十卷奏議十卷